

歴史綱鑑

三十一卷之七



伊8
門 744
卷 19



新刻趙因了凡袁先生編纂古今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三十一論東明
南宋紀附元紀

理宗皇帝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瓚之子寧宗崩無嗣史彌遠矯詔立之在位四十年壽六十二崩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夾成敗况中才之王能保邦沒身幸也然始終亦賢矣哉

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二年元太祖二十年春正月詔舉賢良之士

立齊王

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眾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王等信之遂部分其眾以待及期全兵不至

王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平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王尋得

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王身王號泣不從王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

汝勿傷太后官家乎眾許諾王等偽為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



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發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

人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帥州兵

討至壬變姓名走楚州南內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

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為小校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歸更彌遠殺濟王竝于湖州彌遠忌故謀殺之乃許言竝有疾召醫視之

朝詔追貶為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竝之

冤禮部直學士院直德秀入對因曰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

生民之柱石人而無此冠裳而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

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胡羯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

臣或以為家法最嚴或以為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

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雪音音颯雪州郡非齊邸本志前

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

扶持宇宙之棟幹

我朝立國根本仁義

真德秀言

濟王之冤

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

潘士起兵為有名理宗不能效叔齊

胡氏非趙流而源之論

封秦謂秦王延美事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與滅繼絕在

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

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

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

以為法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脩學以

掩前失帝曰善發明立之則潘王之起兵為有名而又非犯順者比也然

此間隙遂謀殺之則其專輒無君之罪不容辭矣然則親莫親於兄弟理

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大之殺兄偏信權姦殊無可否則於天

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

張時泰曰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

罪而已哉合酬其功而友愛之益篤可也嗚呼理宗體元正始之日而

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傳受最明而特

壞自理宗亦非溯流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祖太宗也豈特

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不慎於始可乎

德秀文乞收人心畧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

西帥取當
世第一流

德秀言收
人心四事

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讐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嘗州之獄未聞。有參聽於槐棘之下者。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公位焉。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又如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眾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一段言刑政賞罰適平。則當與眾共議。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言賞罰不可有私。當乾淳間。有位於朝。以餽遺及門為耻。受任於外。以苞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三段言苞直公行。宜反其物。罪其人。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故。籍有譏訶之令。譏訶則已過矣。甚至於流蜚語。殺戮焉。都城之民。搥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言密網達下情。

世氣象欲其寬裕
解密網達下情

三臣未聞
聘召

術雖嘗以者。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崇。中行以恬退。用趙藩。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宓。徐僑。自未蒙紀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權宓僑於言地。

鑑二月賜鄂王岳飛謚忠穆

綱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為制置使。撫之。鑑初國代賈涉。

為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九。及全自青州來謁。

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

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

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奔。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綱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息州。義斌敗之。鑑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

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息

彭義斌死
節

綱五月李全襲彭義斌于息州。義斌敗之。鑑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眾。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息

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

江制置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

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乎之後恢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

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

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復以書方論之彌遠不聽恩州今東昌府恩縣

屬淮安府○鑑六月加史彌遠太師封魏國公彌遠辭太師許之

系秋七月彭義斌徇真定嚴賈以元師來戰義斌死之實復盡取京東州

縣我大宋臣義斌說之降義斌罵賊曰

朕明則其恢復之義昭于日月星

何尚焉義斌甫沒京東隨陷則義

丁南胡曰自庶民乃被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乃走而死義斌起

忠節是故君子不可不其死也

鑑大理寺評事胡慶昱于象州今馬柳

州府 鑑慶昱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

晉太子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為證言甚切直史彌遠諷御史

李知孝劾之除名羈管而卒

鑑贈張九成官爵錄程頤後曰帝以九成正色立朝有中興明道之功贈

太師追封崇國公九成研思經學多所訓解然蚤與學佛者游故議論多

偏尋文詔求程頤後得四世孫源以為籍田令

鑑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詣事彌遠家幹者萬

昕昕一日言直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御史成大

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

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

嘗致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暴狼貪婪苟賤

無耻然則成大之惡又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鑑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直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

魏了翁于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直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

恢復之義昭于日月星

九成正色立朝

中興明道之功

擬求以程頤孫源為籍田令謝表

聞王衍後

亦遠藉三

凶之助其

事何如

慶天三凶

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究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

發明是時史彌遠之元惡王於內梁成大之群邪附於外了翁德秀為世大儒而終為小人所忌弗果大用此由繼世之君不能察其是

否而真偽自是錯雜矣不可深為當時惜哉

丁南湖曰魏真二公傳濂洛考亭諸公之道若以一家譽之諸公猶祖

至義社以
倫寇

進士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南茶寇剽慶陵人心震懾或請九齡王義社以備寇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率也士而耻此則家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

度有法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人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及

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改全州未上得疾與客對語猶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整襟正卧而卒張

栻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

出綱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

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

各居其職闔門之內肅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第焉與弟九

淵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為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秘閣謚文達

鑑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間居雖病猶不廢書晷倦倦以善類周喪

為憂周必大嘗曰某立朝時不能推揚賢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

是固男子之事也及至興國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勸綏引翼士類興起

以天下學校人材為念

張試期以任道之重

九齡志大

據實

闔門肅若朝廷

九齡和而不同

李者號為二陸

叔晦不予

兩者無愧可言李

佳趣美境

擬宋錄呂

祖謙張拭

陸九淵後

子孫謝表

際天地何勞

幸止異常

見事

乃已分

聖人心同

歸舒璘奉化人。煥友也。刻苦磨厲。改過遷善。從張拭陸九齡游。及聞朱熹
 呂祖謙講學於婺。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疎席。總是佳趣。櫛風
 沐雨。反為美境。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
 不敢多讓。仕終宜州通判。卒。至是特謚文靖。
 蓋錄張九成呂祖謙張拭陸九淵子孫。校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
 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
 止異常。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
 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賦。予
 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
 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眾。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
 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

本者本無

欠闕

六經皆我

註脚

鷲湖論辨

切中者

隱微深痼

之病

概然以名

節自許

忠信篤實

為道本

人心與天

地一本

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為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
 為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
 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著書。見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
 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惟民俗為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
 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鷲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
 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
 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
 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書之所行
 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燮。楊簡。舒璘。沈
 煥。燮慶元鄞人。端粹專靜。慨然以名節自許。嘗為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
 迪以及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爽然有得。每言人心與天地一

為政可為後世法

本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學者稱為潔齋先生。篤學力行。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所著禮書。行於時。

發明

理宗崇信姦邪。黜正士。無可言者。獨褒表先哲一事。差強人意。故特揭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丘文莊曰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儒。吳澄又謂熹道。所謂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學。須用敬。窮理。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為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着之地。以求其所謂目。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頤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辯。孟。子。言。博。學。而。詳。說。於。文。頤。子。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之。學。淪。於。禪。而。不。自。知。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二言孔孟正傳

王陽明曰

宋周程二子。追尋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論。開。關。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為。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

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頤一倡群和。勸說雷同。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鑑

三月元圍李全于青州

全北剽山東。南仰宋糧。且挾元以疑元。元攻之。狗岩全糧。援絕。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城夕陷。不如兄歸。○

鑑

八月追降巴陵郡公竑為縣公

從李知孝之請也。

鑑

十一月時時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瑋。以眾降金。

先是瑋代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鑑

丘文莊曰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郊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鑑

丁未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睨。二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

鑑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

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精講

發揮聖賢蘊奧

圖才臣子 崇德閣 閣宋圖功 臣像於昭 勳閣何如

圖才臣子 崇德閣 閣宋圖功 臣像於昭 勳閣何如

人王李問
之要
中庸序言
之甚詳

魏真意之
倖匹

知正道之
有益

學頌懷典刑可特贈喜天師追封信國公踰月高字工部侍郎在入對言
人王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
時也紹定中改封徽國公

評浩斷曰

了翁真德秀亦真傳也獨不可以用乎熹矣然當是時若魏而復竄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亦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驚書顯贈吾道增光是則理宗賜也

周靜軒曰

天皆知正道之所以有益而感發興起者端有在於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五月李全敗于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已乃降之

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諸將爭掠子女財幣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

陳寅夫頓
守節
陳寅伏劔

陳寅盡忠
王事

貞奉以得
士為先
二十年間
始有以捷

陳和尚名
震國中

元主死於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國○鑑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劔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發明

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頓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為先○鑑三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有元人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八月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宋共滅金國勢愈昌在位一十三年

庚寅三年金正大七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

夏五月寇犯邵武軍劉純等擊敗死之邵寇悉平邵人立廟以祠之純

十二世祖劉翺京兆人後唐清泰中官建州因承焉兄弟三人長曰翺次曰翺仕至金吾衛上將末曰翺仕至將作監簿翺居官廉明為政慈惠或

收寇或央獄或販貨或極難活人無救事義心仁公所至人皆曰活我劉
公至也其後孫領收炯寇有功謚忠簡孫紳收邵寇賜廟封忠烈從孫翰
謚忠顯翰子羽謚忠定子羽
子琪謚忠肅世號五忠劉氏

五忠劉氏
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彰化軍今平涼府涇州京東鎮撫使
全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兵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
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習海道以規臨安遣軍士楊椿入
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
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擄益城縣名今屬成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
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
不受制命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
史彌遠不納觀李全遣楊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銷
政矣書曰盡却所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講也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全

趙巴入揚州

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趙揚聞范葵已入揚州矣江其可渡和既而曰今惟有徑擄揚州耳

立皇后謝氏后天台人丞相深南之孫也楊太后以深南有援已之功命
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左右亦相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和帝不
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春正月朔帝行慶壽禮於慈明殿大赦太后壽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城下全走死新塘在徐州豐城縣

丁南湖曰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第李燔而其討賊之功如此
以兄弟論而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
蜀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荆襄
自玷功業爾

范葵平淮安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鄰也全妻
九月太廟火五年仍新

壬辰五年金天興以孟珙為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自初珙父宗政知

綱目卷五十四

東陽招唐都蔡州壯士三萬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絕之眾不服制置司以
洪代海瑁分其軍為三眾乃帖然

金將陳和尚死即

鑑元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及元大弟拖雷戰于三

好男子再得生當令我

峯山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名與字良佐和死之金兵潰合達見

言欲白事太弟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太昌原衛州回谷

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曰死天下必有知我

者元兵欲其降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巽血而呼至死不屈元將有義

之者以馬漣醉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公我得之○漣觀勇反乳汁也

鑑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人家

在文莊曰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

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

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

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夾幫腦樞超棍等名富實之家稍有

胥里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州縣往往專殺拘鎖淹滯囚繫死

而後已又以私權折手足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

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鑑帝謁大廟時初○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于元請和四月元將退

軍河洛○十二月皇太后楊氏崩

元人來議同伐金

朝臣皆以為可

鑑元使王檄來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攻京

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為可遂復讎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

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嵩之乃遣鄒伸

之報謝元許埃成功以河南地歸宋

發明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所以見是盟乃宋人所欲非出

於蒙古之請其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曰論者謂宋報金誓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滅虢取虞之計

踵權與協濟則雙晃報而禍且緩於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力以禦金

若夫成敗則天也

鑑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使得戰

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金主不從

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

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為國家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

存亡決此一舉

一奉

宋理宗三十一卷

人復圍汴

鑑癸巳六年

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

春正月詔柳食競

鑑金主濟河次于蒲城及

元人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奪蔡州

鑑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

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

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

欽之時焉

五文莊曰

崔立以金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是日宮車三

皆赴北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啟崔氏之狂謀以

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

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

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

雖巧於施為天更巧於報應嗚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鑑孟瑛敗金武仙于順陽仙走馬登山移剌瑗以鄧州降瑛言于制使史

高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

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高之

從其請○綱五月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綱七月孟瑛大敗金武仙于馬登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

誥瑛降瑛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峯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南

州瑛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尊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

患之瑛曰此雪夜檢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瑛

還襄陽唐憲中元和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為謀亦淺元

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

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

許○鑑元那顏俺蓋圍金蔡州十月史高之使孟瑛等帥師會之

孟瑛敗武仙九峯

雪夜檢吳元濟之時

孟瑛復鄧州

金人求糧不許

史彌遠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為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檢壬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已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丁南湖曰始也誅侂胄終也殺濟王始也收名士終也竄直言則彌遠怨之且宋傳亦不編為姦臣良有以也

知孝不堪與成大同

傳鄭清之以天下為已任春秋正王道之端聖德開太平之略

梁成大有罪奪其秩以給事中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為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為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為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既而臺臣交劾莫厭皆罷之詔改明年紀元為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剷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略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略尤貴更新

將宗誼曰理宗初拜秉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越四年寧宗崩史彌遠矯詔擁立又越九年彌遠死帝始親政春秋已三十矣詔改明

趙葵身報國儒臣之所難

以陳德剛為制置使國家不可一日忘以奉後方煩聖慮

年為端平其詞曰春秋正王道之端武毅謹始聖德開太平之略尤貴更新則九年之間詔誥命令皆出於彌遠聖宗雖虛位而已而乃謂帝自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宋呂不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而為理宗之功殊不知吾道之行天下如日月之行天人所不見在當時有一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則其所尊崇者亦務名而已豈其情哉

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及入對帝慰勞甚至因問夾攻蔡州以復仇何如德剛曰此在國家不可一日而忘此舉但恐此舉之後方煩聖慮耳帝曰朕與廷臣深計之時不可失也德剛曰所謂時者人材資用無備之謂陛下還有之乎帝默然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

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翼自與遂立拜御史咨夔謂遂曰朝無臺諫
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因上疏乞權歸人主政出中書以致平治之
道且劾袁韶趙善相等皆奪祠落職

時人謂之
四木

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
之四木嘗考宋史薛極本傳止載其災異一疏忠直言語而其
餘過惡如所謂四木者皆隱焉可見史家之多闕也

孟珙及元
兵入蔡州

元帥承麟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金主守緒及尚書右丞完顏忽剌虎死
之金主承麟死于兵江海獲金察知政事張天綱以歸金亡金十王共一
百十八年

史臣曰

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效遼初故
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物熙宗海陵藉以虐
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
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為者區
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孟珙等分
取京國

孟史嵩之使孟珙等還師並益兵飭備經理屯田於唐鄧州
鑑金燃抹元典以息州來歸元人追殺之取其城

廣義

元典以息州歸宋乃心之所願耳蒙古追殺之者
其目中無宋也宋烏可以仁義待之而不慮哉

夏

西湖中灯
似道才可
大用

三月以賈貴妃弟似道賈涉為籍田令自似道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
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烟火異常特語左右曰
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之對曰似道雖有少
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臨安府薛夔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
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語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

大丈夫患
死不中節

耶天綱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
有司今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為虜至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

金張天綱
不屈

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憐之後莫知其所終

鑑監察御史王遂言史高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秘欺君誤國留
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嚴守備
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哉皆不報

賈黃幹等
謚

鑑五月以趙范為兩淮制置使兼知黃州
鑑賜黃幹李燾李道傳陳宓樓昉徐暄胡夢昱等謚錄用其子以其昵
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也

范葵請復
三京

綱六月以曾從龍參知政事喬行簡知樞密院事陳性之簽書樞密院事
綱詔復故濟王坊官爵
綱趙范趙葵請復三京詔知廬州金子才會兵趨汴金故將李伯淵等誅

范葵欲乘
時撫定內
原
鄭清之力
手其說

崔立以降鑑初范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
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范移司黃州刺日進兵范參議官
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

中原有可
復之機
事成可坐
而策
英君先治
內而後治
外
用民先得
其心以為
根本

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費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
之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高之亦言荆襄方爾飢饉未可興師杜
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時在告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跡中
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
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
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而今內未盡治也欲用其民必
先得其心以為根本而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耳規恢進取必須
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卒寡財匱食竭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
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皆不聽而詔金子才
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梁都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
力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梟其首

張時泰曰

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張之勍敵其
用兵又非李全之此况乎軍用不足豈可以頻年出師乎理

蔣宗誼曰

昔元遣王徽來議夾攻金俟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孟興帥兵會元師蔡州伐金獨許割陳蔡為界而河南之議遂寢此宋之失策也為宋計者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定謀立書誓曰我與金必報之讐也河南鞏洛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惟遙望揮泪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伐金返我河南之地使我盟續我宋金數世之好不撤藩籬惟固唇齒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朝之路焉使元聞此雖豪傑滿前亦當踈聽俟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智不及此待蔡州已破殘金已滅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蔡婦人之謀金子才小兒之技畔盟開釁會師于汴武功不競國勢日蹙而往漢之問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豪傑亦當踈聽

趙葵遣徐敏子入洛

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溺死值盛夏行師汴隄亦決水潦泛溢史高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金子才難之范蔡督促益急乃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為監軍又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糧趨洛陽

朱楊祖以八陵圖上

八月朱楊祖還洛陽八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楊祖悉以對帝含泪太息久之○鑑京湖制置使史高之免詔高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二京高之力陳非計故奉祠

元人至洛師還

鑑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徐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麪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金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蔡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脩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趙范効入洛之師

目中可謂無人

張時泰曰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此劉將軍所以起人之駭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

趙葵典列
將軍與
開宋始終
以和議自
愚說者謂
不可和於
紹興不得
不和於端
平其故何
歟

振宋以真
德秀為翰
林李士魏
了翁百李
士院謝表

蘇宋直德
遠大李

帝王為治
為李之本

問德秀奏
三劄何如

祈天永命
二事

用兵莫急
於人才

進取有二
難

諸葛開關
息民之時

和扁繼庸
醫之後

足定矣何其勇和及其一遇蒙古之師未嘗接戰遽爾倉惶逃歸何其

儒和其與劉將軍不亦異乎

王敬所曰始終誤宋以至於亡者和平之間始終故宋而不可忘者誓也然

揆之以事當誓於金之未世而不當誓於元之物與蓋金殘宋之社稷

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

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誓而

和之決不可講也端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

地於金非得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

而宋之兵殘將老趙葵徐子敏皆襁褓小才為理宗計者量力自守外

不失事強以為順天之圖而內脩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圖存念亂

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桃祀而猥聽浮言怒臂當轍致探虎穴挑

勞奔命矣奈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九月以趙范為荆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

簽書樞密院事陳德剛卒帝深惜之

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鑑帝因民望召還二人德秀

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按德秀進大學衍義四十二卷極陳帝王為治為學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因奏三劄

一言臣向為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

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南威古之美女

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可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

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之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之向背權臣之未貨賂

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陛下宜戒郡邑掾刺停邊閭科調此祈天永命

之二也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

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為王濬塞下之備枵然

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江入淮注既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

也夫此二難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

所全視民如子
讀封事可見忠誠

六者守邦要道

儒生戚宦不兩立

刻乃退理宗用賢之美

進講大李衍義

元人責敗

擬宋以真德秀知貢奉謝表

詔孟珙置邊防

孟珙忠勤

德秀直聲

震朝廷德秀不愧

其言四方想見

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帝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

恢復名義甚正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帝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

了翁入對曰陛下以聖智之資而為權臣所擄者十年臣觀陛下雖曰勢

重形佚其實魏然孤立試思當事變遷來之時可以繫天下之重者誰與

詩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价人

下也今日之疆事天下之存亡繫焉陛下其忍以祖宗天下存亡之機而

付之二三邊臣聽其自為而略不加之意乎又言儒生與戚宦不兩立而

用儒受言與嚴音酒色亦異途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至漏下四十刻乃

退帝皆嘉納之廣義德秀了翁大儒也綱目特書曰綱十月詔真德秀進

講大學衍義發明大學衍義無非發明格致誠正之功脩齊治平之業誠

有國之所當講也理宗於萬幾之暇特詔德秀進講是

編自非留心於聖學者曷克臻此

以孟珙兼御前忠義軍都統制珙留襄陽格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

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元人名鎮北軍

十二月元人使王檝來言曰何為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

乙未二年元太宗七年春正月以真德秀知貢舉仍參知政事

詔孟珙黃州駐劄措置邊防珙入對帝曰卿名將子忠勤體國破蔡滅

金功緒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

有帝問恢復珙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珙對曰

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珙至黃增埤浚隍鬼訪軍實邊

九綱監甫

宋理宗三十一卷

一七

風采
德秀慨然
以斯文自
任
正李遂明
于後世
德秀之力
為多

不用而穀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胄立為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為多焉。

陳桎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直德秀者也。向使寧理二宗簡其忠，扶社稷於將危，復中原於既失，哉夫何天厭於宋始也。為奸臣所沮，終也。為天奪其壽，遂使大志不伸，飲恨而沒。豈不深可悲乎。故識者觀乎真德秀，魏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崔與之力
辭帝命

六月召崔與之，參知政事不至。初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權鋒軍士作亂，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及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才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逾于此。帝嘉納之，召命益力。與之至控

人才足供
一代之用
無逾此

辭三疏不許。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號鶴山，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

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蔡攸嚴武

了翁知兵
書唐嚴武
詩賜了翁

人幼豪俠，房縮薦為給事中。玄宗時，擢為成都尹，遷黃門侍郎。肅宗時，節度劍南，破吐蕃有功。嗟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諛阻，而得以置諸左右，若席不暇暖，豈天不欲存宋與。

張時泰曰：則高宗傳說之事，可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媚嫉即生。使賢

綱曾從龍卒，以余嶠同簽書樞密院事。

丁南湖曰：賢可識矣。是故為進士第一，則無愧為公亮從孫。則有光史

嘉之也。氏書曰：卒深。鑑元太子濶端入沔州，知州事。高榘死之初，榘在沔，輯理創殘，招集亡散，民皆強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擣西池谷，距沔九

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于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惶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遂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眾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勸農業。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二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卻之。

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南，二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廣義既補出外，又召之還，如呼小兒輩也。豈當時待賢之禮邪？了翁固辭不拜，不亦當乎？易曰：高尚其志，了翁有焉。

蔡虛齋曰：國之有賢，固明君之所倚，而小人之所忌也。鶴山在宋理宗朝也，既排之補外，慮其假之以權也。復召之還，於是鶴山有去志，不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於元。趙范在襄陽，以北軍諸將王旻、李伯淵等為心腹，朝夕酣狎，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元。

張時泰曰：嗚呼！開邊者趙范也，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蒙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莫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四月，魏了翁罷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時殿中侍御史李韶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享祠，不知國家人才，燁然有稱，如了翁

若幾人頭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二人有得於理李

葉公好龍之喻詔悔開邊

王文莊曰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是以得謚為理然以愚觀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非真得其名爾非真有其實也當是之時如真德秀魏了翁二人者蓋深有所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於史彌遠而不能及史彌遠既死用真德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議者幸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為能崇尚理學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必不能用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之弊始似

鑑詔悔開邊時師屢為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與隣違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虜之勢心之憂矣臆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孑骼齒相望幣皆音格恣露骨曰幣有肉曰幣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亨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為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鑑**五月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

鑑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討失襄陽之罪

鑑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繼板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譬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焉姚樞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尚力求死所樞惟一從之則二人之優劣蓋可知也

趙復以儒者見重于世趙復為江漢先生北方始知經學擬宋以樞與之約右丞相兼樞密使辭表

袁了凡曰北復乘間投水為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潛即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復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以家江漢之上因以江漢自號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豈所謂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者耶

綱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鄭清之喬行簡免
綱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復辭不至

與之識見不几

與之清風高節

友聞節義死即

友聞義節表表友聞義節友聞義節友聞義節

友聞義節表表友聞義節友聞義節友聞義節

張時恭曰

與之識見不几矣去年六月以參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年九日復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嗚呼位莫重於是官也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蓋以知時事之不可為故耳况乎年壽既高胡人方織又非筋力衰憊者之可辦也未幾奉祠不三年而卒則所見豈常情之可及哉噫與之清風高節溢于簡冊可慕也已

鑑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于陽平關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會大風雨凜凜深沒

足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

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人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州利州潼

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巖石俱陷沒參考元兵入蜀城都城中骸骨計元得天下不知殺

周靜軒曰

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玉事唯無一毫哉直書死之意則義報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世豈多見也予全節也

丁南湖曰

曹友聞者彬之十二世孫也其兄弟節義如此傳家報國忠孝兩全矣故國以世臣為重信哉孟氏之言乎

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家

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

自刎而亡汝鼻被執傷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鑑立陳日嬰為安南國王時安南人貢鑑元忒沒及侵江陵孟珙帥

十一月以喬行簡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鑑元忒沒及侵江陵孟珙帥

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

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

戰珙親往來節度遂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鑑元人侵真州知州丘嶽敗之嶽乘勝出戰于胥薄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嶽曰敵眾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為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敗遂引去

鑑復成都府○鑑詔改明年紀元為嘉熙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正月詔趙葵措置邊事

孟珙救江陵何如

詔經進
講通鑑綱

二月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成先正未
成之志
有益於國
家不少

周靜軒曰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顯末舉
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
不少誠為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詔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
不惑他岐者矣

尚書春秋
之子孫

劉永新曰或者謂通鑑綱目雖歷涉司馬溫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
而成就然人主亦留心於聖人所作之經足矣於賢人所述之
史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是不然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
若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溫公取尚書以後之紀傳史約之以為編年
通鑑而文公做春秋大書以為之綱三傳分註以為之目是則通鑑綱
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
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孰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

通鑑綱目
之祖父

詔以朱熹所著通鑑綱目送國子監刊進

涇史一理
相續

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

詔刊朱子
綱目

六月孟珙敗元人于黃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興帥師救之入城

孟珙敗元
入于黃州

軍民喜曰我父來矣駐帳樓城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保其城

臨安大火自巳至酉燒民舍五十三萬士民上書咸誅濟王之寃侍御
史蔣峴史彌遠之黨也上疏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勅方大琮王逸劉
克莊等鼓扇異論同日去國并斥進士潘昉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論以
漢法自是群臣無敢復言濟王之寃矣

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三人置師教之

丁南湖曰理宗表章諸儒未見躬行其道也建內小
學則躬行朱子之一道矣庶幾理乎哉

制賢者必
用良工
守成者必
用儒臣

八月蒙古校儒士于諸路即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
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
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奧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
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
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度政略備民稍蘇息
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不花

杜杲敗元
師

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不花

攻安豐景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炮焚樓櫓城多墮陷景隨補完元令拔都
兒硬軍所牌叙初加木泉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兒多傷而退會
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景合力扞禦元人引去淮西以安文德
安豐人魁梧勇悍微時鬻薪城中稍瘞見其遺履長尺有咫咫音只異而訪
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起擢軍職

綱戊戌二年元太宗春二月以史高之叅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置

司鄂州尋兼督視淮南西

李心傳為
秘館備撰

三月以李心傳為秘書少監史館備撰初隆州井研人元省隆州入仁
壽縣并研縣俱

易起于登
乾坤中畫
為誠明

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為誠明朱熹每為學者
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通故實至是召
為備撰專備高孝光寧四朝實錄道傳元明河洛之學操行脩潔

丁南湖曰

李舜臣父子四人皆道學之儒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列於儒
林而舜臣性傳又各為傳何耶且儒林之內道傳任前心傳
在次信乎道傳之學行優於心傳矣若舜臣則職備撰舉遺愛在民性
傳則居官獨立無所附麗是史氏之分別各就其所長也

虛位待與

夏五月詔崔與之提舉洞霄宮與之未嘗造朝帝嘗虛位待之至是始
得奉祠任便居住○詔賜呂祖謙謚曰忠亮陳亮謚曰文達

杜吳守瀘

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吳敗之詔加吳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罕帥
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周圍

舟師扼淮

六十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于攻安豐時築堤高於城樓吳以油灌草即
堤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堤上眾驚吳乘勝
出戰元人敗走吳追躡數十里吳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

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北歸

孟珙復鄂
州荆門軍

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復鄂州荆門軍珙受詔收復荆
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

元建太極書院于燕

京燕京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

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

河朔始知

江陵節制司樞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荆門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史嵩之復光州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于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于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
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于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
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按劉祖歸潛志論王黼欲以韓柳之文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行焉
立文莊曰儒者之學復盛于宋助于周敦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揚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兼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
綱已亥三年元太宗春正月以為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

時三相當國論者謂高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

孟珙復襄陽
襄陽朝廷
根本
經理襄陽
如護元氣
施為迥出
人表

三月孟珙復襄陽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古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發明珙自為荆湖制置使十月書復郢州荆門軍三月書復樊城襄陽府施為措置迥出人表則是上其君之託下不負其已之才矣

八月蒙古軍復破成都而去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年八國與之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異代齊名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

與之有大臣風與九齡齊名異代與之宋統

孟珙遣師分道禦元人于蜀口遂復夔州

從公論以新庶政

好名孟子所不取

諸生相慶得師

中興國李

綱以陳垣為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為好名？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勵。論者以中興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曰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非能誠讓也。特以衆所觀，則三代已下之士，亦不可為之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垣嘗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害，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然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之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存正救，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好名者哉？

丁南湖曰

其排擯陳垣以甥畔舅自乞于遠，斥宋史以斯兩傳並列而

詔言

庚子四年，太宗春正月辛未，彗星出于營室。下詔避殿，減膳。詔曰：朕以眇身托于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群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謹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刺責，豈聲利未遠，而譏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真偽無別，歟？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歟？謂獄犴多興，所以守故為犴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歟？群黎有苦，而朕不知，歟？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脩行之意。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得以導和銷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孟珙大興屯田

南陽竹林南書院

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州軍。珙遂大興屯田，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四方流寓之士。

克國孔明
何以過

廣義 孟以過之書曰大興屯田予之也

詔史高之
還朝

三月賤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官秩大雅當蜀殘破之初披荆棘冒天
石城重慶以禦利閭蔽夔陝為蜀之根抵至是以城陷削三秩蜀人懷之
為立廟祠焉○**鑑**四月詔史高之還朝罷都督府高之在鄂諸將皆以捷
聞帝眷顧益隆故召還

周張程朱
從祀孔廟

鑑九月喬行簡致仕○**鑑**閏十二月詔以明年為淳祐元年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邵伯程顥

子載絕孝
始有指歸

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先是
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
章句或問頒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張載從祀太常少卿
徐僑禮部尚書李埴音石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
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五臣故沃
良多

孔子之道
大明於世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
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故沃良多
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
畏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

理宗信道
篤見理明

開宋封周
程朱從祀

孔子果合
於周唐虞

祀之意否
歟

萬世知儒
先道義之

尊
命祭酒講

大學篇
擬宋御崇

化堂賜國
子監道統

十二替謝

鑑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鳳音音講禮記大學篇以紹定

三年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

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鑑夏四月以與芮嗣榮王貴謙嗣沂王與芮帝母弟也

鑑秋八月求遺書發明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可謂中興有道之令主矣

表擬宋賜國子監御製朱熹白鹿洞李規師注謝表申與有道今主

冬十一月元主窩濶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陳四明曰

元太宗仁厚簡默服御儉素委任大臣畧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籍遂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乘息竊柄回回以貨致寵為可惜焉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同塔海部汪世顯

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曲田世顯潛送款于家

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

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

閉蓋為家古所屠

周靜軒曰

田世顯以城降虜其惡已甚故直書叛以著不赦之罪陳隆之言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曉然於方寸之間矣較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十二月余天錫卒

愚按理宗之立皆天錫之功也而不聞其伐功以邀寵似亦有漢丙吉之風者然史氏卒之而不衡其必

陳隆之舉家死義君臣大義曉然方寸之間

有說蒙古使月里麻思等來至淮上守將囚之發明宋囚虜使而致禍亂豈非宋之自取哉

鑑壬寅二年二月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葵上疏曰今天下之事其大者

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

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

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帝嘉納之

張時泰曰

抑考趙葵不度德量力遠爾輕挑強胡以基亡宋之禍罪莫大焉今也理宗不科其棄汙逃歸之罪反以同知院事其昧

於事機之大可勝言哉

鑑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攻瀘州孟珙遣王令屯江陵及

鄂州劉全屯沙市沙市城名在荆州府東南進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

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戌至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

珙曰是棄城也斬以殉由是諸將稟命惟謹○鑑元燕京行省郎中姚樞

孟珙斬梁棟如諸將稟命

厚

趙葵論用人

趙葵不度德量力

孟珙禦元師

元里宗三十一卷

唯謹姚樞隱于秦官隱於蘇門蘇門山在舉荒田數百畝誅茅為屋置私廟四室中堂龕

音姚樞以道堪孔子魯司寇也容傍列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且簡以道學自任

刊小學四書并諸經傳註以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

張時泰曰易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蓋言君子當慎其所從也然樞

悟棄官就隱所謂覺今是而昨非其得九五之嘉遯者也詩曰衡門之

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樞其有焉

夏六月趙葵罷○六月元人侵真州杜杲敗之

以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抗言時政無有

私隱同位憚之○秋七月元人入通州屠其民而去

癸卯三年春正月以呂文德為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

統兩淮出戰軍馬

二月以余玠為四川制置使○初玠家貧落魄業不檢束也無行亡命

走楊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所向有功

有功

江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為鹿人斤為狗伍後居常快快羞與絳灌等因過

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

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時蜀地殘破玠至大

更獎政璘選守宰招禮賢士屯兵聚糧為必守計蜀民始有安土之心玠

又作經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

山林臣之願也廣義玠識高量洪其賢於范葵輩

三月元前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乃馬真氏稱制與都刺合蠻專

政楚材憤悒成疾而卒至順初贈太師追或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

下真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其庫藏惟名琴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

文數千卷而已楚材天資英邁憂出人表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

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元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輿

楚材憂出 人表

楚材憂出 人表

一利不若除一害。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愚謂楚材失節之臣，既不能善其始，竟以

憂卒，又不能善其終，擬之他人，僅彼善於此耳。

楚材欲行其所事

宋子貞曰

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底絕。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語言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猶十不二三，何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丘文莊曰

世史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有過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災為心，如楚材又何責焉。

余玠城釣魚山

余玠城釣魚山從合州治之

在重慶府合州東

自初播州冉璉及弟璞俱有文

武材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

關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

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其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焉。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徙此賢於十萬師先生非淺士

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

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發明

城非春秋所貴，然亦有二義焉。城於無事之時，譏病民也。城於有事之時，設險也。釣魚山城而蜀始可守矣。故書子之

張時泰曰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而盡矣。向無璉璞兄弟之嘉謀，惡得以成厥功哉。書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璉玠誠有焉

丁南湖曰

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為長城。若釣魚城，特其末耳。奈何理宗任玠未幾，即聽譏致其死，而藉其家，是自壞長城矣。雖使能久有蜀耶。

鑑甲辰四年春正月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訓廉銘曰：周典六計

肥于其家多瘠吾民縱道于法

二銘戒飭中外
擬宋賜御製訓廉銘
謹刑箴謝表

六計謂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也

道逃

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畜及後人我朝

道逃

愧其冠紳貨悖而入畜及後人我朝

開理宗製
訓應謹刑
二銘其詳
何如

忠厚黜貪為仁咨爾群辟是訓是遵謹刑箴曰民吾同胞疾痛猶已報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溫旨金科玉條毫析

銖累夫何大吏蕩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筆答典聽朕言式克欽止
綱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範固辭遂與鳴復俱罷初杜範為殿中侍御史嘗論鄭清之李鳴復之過不行即棄官去至是不屑與鳴復共政上疏辭位而去帝遣使召還大學士諸生上書論範宜留鳴復宜斥史嵩之颯諫議大夫劉晉之并論皆罷

綱六月賜禮部進士留夢炎及第同榜之人分注皆削而不錄又朕風節已可見於此矣**綱**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蒙古圍壽春文德解其圍遂有是命未幾文德又敗蒙古于五河復其城

大臣身任
道揆

綱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眾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綱**徐元杰上疏曰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翼綱常

大臣身任
綱常

自聞嵩之有起復之命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於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鄰國也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彝而已疏出史嵩之憾之帝亦不聽元杰遂去鑑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小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為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邪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古者固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其才足濟時也陛下起復嵩之謂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且嵩之之為計亦好矣自入相以來知二親年耄慮其不測思為起復之計起復未卒哭之卒止也卒哭者謂既虞之後卒大廬中無時之哭也馬光祖為淮東總領未終喪制之許堪為鎮江守臣以預為已之地也故今里

大臣佐天
子以孝治
天下

畢卷為十
七字謹

大臣必出
忠孝之門

子產不毀
鄉校

巷為十七字之謠曰先祖做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未知之乎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茲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白麻之辱也白麻詔也唐制歷朝拜相用相裴延齡陽城為諫官曰白麻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出我必毀廢哭于庭竟不相之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夫自古大臣必出忠孝之門而五刑之罪莫大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缺鉞猶不足謝天下况復置之具瞻之位乎不報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切諫皆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四學而上書曰秦人焚坑之禍漢末黨錮之獄使名士淪亡典籍消滅以貽千百年不可追之恨者其端始于一二愚生橫議耳鄭國之人聚于鄉校以議執政之然否而子產不毀鄉校付之自然人皆賢之按左傳鄭人遊于鄉校校何如子產曰云云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臣獨恨子產之無以變士習淑人心也今陛下置輔相以立國而輕儂浮薄者乃指名大罵之朝廷何以為朝廷中國何以

商生作捲
堂文

為中國生人之類滅矣况起復出於陛下憂時之本心乎時范鍾領相事調京尹趙與籌遂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曰天之將喪斯文實繫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罹斥逐之辜祖宗立國廣學儲才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實惟公議不利小人今見義而不為當行已而有耻苟為飽煖是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提毋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與籌遂蓋削游士之籍

甲臣論曰

先王建學育才之制其有功於世道深矣宋自立太學以來純德淑行君子以忠謹自任者恒不乏人蓋由其明太王之制教育有方而致然耳太學生上書自鄧肅進詩諷諫徽宗始將為蔡京所逐及金虜入寇陳東等上書乞斬童蒙等六賊復疏石用李綱高宗時又力詆汪黃不可任李綱不可去遂以狂直棄市由是汪黃肆惡愈甚而太學生魏祐又論其罪國十罪孝宗時張觀等上書乞斬湯思退王之望以絕和議寧宗時楊宏中等疏乞復用趙汝愚俱被斥廢何處恬又論胡榘等議和召虜乞誅之以息禍此皆諸賢明善講學之功也馴至理宗和臣史嵩之藉其從父纘遠之勢謬為元宰封其貪未丁父憂遂謀起復天倫之喪其甚矣乎於是太學生黃惟伯金九萬孫翼鳳等衆口同辭以攻厥愆嗟乎觀其略言辭剴切義理剛正使戎狄聞之足以黜其禽獸之行天地墜之足以益其元氣之和士類儀之足

先王有功
於世道
固太學生
上書始之
者何人繼
之者何人
請詳言之
諸賢明善
講學之功

國中何日
不春風
天子禮義
綱常之主
宰相風節
教化之司

以敦其澆漓之薄自非宋德隆厚教育有自何以致乎賢士輩出以明忠孝之道哉○按肅進十諫詩有云但願君王安百姓國中何日不春風

點四不才
臺諫

綱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史高之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

正論乃國
家之元氣
正論指在
學校

筆點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以漢弼為左司諫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嘉納之

社範上五
事

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綱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自上五事曰

定國本以
安人心
日與徜徉
山水
御書韓德
明謨之閣

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空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繼以鄭清之為少保奉朝請封衛國公居京日與賓客門生徜徉山水間帝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之明年加少師賜玉帶及甲第于西湖之養魚莊

孟珙措置
江陵
沮如有變
為祭田

綱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如有變為祭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乃脩復內

江陵天險

杜範正身以率物

雷烟瘴雨在朝廷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為江陵天險因繪圖上之

綱乙巳五年春正月劉伯正罷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

綱四月右丞相兼樞密使杜範卒

發明杜範為相僅五閱月而弊政後俗亦為之漸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綱目書官書謚以表其賢與唐楊綰書法同

綱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綱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南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入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二人復叩闕上書

堂食無敢下筋

訟免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筋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賈于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棄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亦嵩之致毒云綱十二月以游侶為右丞相兼樞密院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性傳尋罷

綱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清直守法為時名相與游侶不協力辭而去綱七月元主貴由立高濶台長子也是為定宗

丘文莊曰元目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為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此何等時耶

諡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

忠君體國之念

九國

宋理宗三十一卷

十三

折表

孟洪遂於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言拆衷，眾志皆慍。士游客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遂於易學，自號無庵居士。

累贈太師追封吉國公諡曰忠襄

丁南湖曰

珠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皆以禦金為志而珠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珠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庵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邪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冬十二月詔史高之致仕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趙葵為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韓知樞

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

二人可大任

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

八月呂文德敗元人于泗州

戊申八年元定宗三年春二月監察御史陳垓言民命與國脉相維獄訟不

民命與國脉相維

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脉尚何以保吾國之命脉因極言檢覆

決獄疎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元主貴由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治國事

已酉九年春正月以周世宗八世孫柴彥襲封崇義公

置慈幼局于臨安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

許浩曰夫人之至愛莫若子而子之至痛莫若離棄捐至愛而處至痛非

甚不得已不為矣是誠仁人之所憫也理宗置慈幼局收養道

方多事征賦無藝民於其身且不能保無以庇乎子矣理宗為民父母

不能為之料理以相安而相保至使骨肉相棄而區區置慈幼局以收

養之豈能盡收養哉閏二月以鄭清之為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鄭清之辭免太師許之○閏四月以淮東制置使丘岳兼淮西制置使

岳在楊與元戰多捷闡職脩舉帝嘉之故有是命親書忠實二字賜焉

賈丘岳忠實二字

賈丘岳忠實二字

賈丘岳忠實二字

賈丘岳忠實二字

十四

五月趙葵乞歸田里不許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祭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文府講朱熹論語集

解○綱三月以賈似道為兩淮制置大使

綱趙葵罷自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

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

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

判潭州○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

發明○綱冬余玠出兵至興元而還遇蒙古而無功出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夏六月元主蒙哥立

綱○綱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太弟遣趙壁召姚

樞樞至見太弟才可為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

姚樞陳治平之大經

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張時泰曰

抑考淳祐二年姚樞棄官隱於蕪門若無復有仕進行道之

丁南湖曰

謂樞出處非正予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觀

元太祖為燕京行臺即中時牙魯尼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

之樞一切拒絕因棄官去後世祖召之是則始終仕元未嘗有失節也

但仕夷亦行道之權

夷人之所難免耳

綱十一月鄭清之卒

清之不好立異以定策功久居宰輔其再相也年齒

然端平之治有足稱者焉

周靜軒曰

清之何以不書官蓋宰相代天出治當以平心處之今清之

能明行天討則清之必蒙顯戮况其相業無聞政歸妻子幾致傾危社

稷之類此皆小人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

綱以謝方叔吳潛為左右丞相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

綱時二揆虛席嵩之貨游士上書薦已喧傳麻制已下衆心洶洶及聽宣制

姚樞守道不堅

思張詠之語以自慚

元置屯田
經界司

則方叔潛也始帝欲相高之中夜忽悟召學士改相二人

鑑元太弟忽必烈置屯田經略司于汴梁姚樞請以秋去春來之兵分屯

要營敵至則戰退則耕積穀高厚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太弟善

之遂置焉由是東西數千里民人安業翕然歸心矣

姚樞出處
節義如何

廣義姚樞諫行言聽足以慰其行
道之心矣其如出處節義何

鑑壬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二月王堅復江陵府

鑑二月余玠敗元人于嘉定府○綱夏六月閩浙大水○嚴衢婺信台處

遣使分行
賑恤

建劔邵九郡同日大水占元帝時拜博士諫議大夫郭漂室廬人民死者以萬數詔遣使分行賑

恤之徐清叟言漢關中大水占元帝時拜博士諫議大夫以爲后

親舅之故今宜少抑宦官戚畹以回天意

綱十一月吳潛罷以浙東福建大水故也

鑑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夜爲皇

子賜名祺進封永嘉郡王

班聲如雷

鑑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

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班聲

儒者乃有
此人

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

動危蜀乃夜召夔計事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

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侄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

遂倡言玠失戎伍心帝惑之而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辭氣多不謹帝不

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殿學士召還

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飲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蜀人莫不
悲慕

陳四明曰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通商恤旅治堡練兵浸

余玠治蜀
何如

不顧嫌疑味於進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

晉志以
沒惜哉

哥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

八月以余晦為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

十二月追贈故直龍圖閣李道傳諡曰文節

綱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夏六月詔籍余玠家財鑑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

余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將庚之積以歸詔錄玠家財以

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十萬徵之甲寅年始足

廣義亦當計之八議况無平籍之非義也

綱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鑑召余晦還以李曾伯為四川宣撫使兼

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

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若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為之機

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儇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臣恐五十四州軍

民不特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

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董槐疏言蜀事孔棘願假臣

宣撫之名置司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輔車輔頰也帝以槐言事無隱

能格君心不為容悅每以諸葛亮自許方嚮用之不許而以李曾伯為之

綱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鑑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

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勸官陳大

方燬成其事遂斬于市血上流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許于天未幾

大方亦死鑑十月進封皇子禩為忠王

十一月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為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

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

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克之足以息及四海太

弟善之因目為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

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司命希憲為使京兆諸

郡環匝諸王貴藩戶雜戎虜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推賢境內大

董槐言事

無隱

董槐以諸

元自許

王惟忠

不諱殺

希憲文武

全才

有用書生

綱甲寅二年 十一月 十二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二月 一月

安

丁南湖曰

庶希憲布魯海牙之子夷產也伯頡稱其真男子真宰相是
得於孟子忠孝之戒得於孔氏此誠聖賢之徒矣陳良楚產而蒙其
即此流也乎

乙卯三年

元憲宗 春正月迅雷罷元夕張燈
○鑑二月以蘄州防禦使乃猷奉沂靖惠王祠事

綱治全子才等

喪師罪罷其祠祿
○鑑時元人侵漢蜀荆淮帝深憂之給事

中王楚言國家與元人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而無
謀遂至隻輪不返全子才誕妄恣毒今乃援劉子澄自陳改正乞正其罪

以為喪師誤國之戒帝從之

鑑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為京兆提學不至衡
懷慶河內幼有異質七歲

入學校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
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

讀書欲何為
此兒穎悟非常

非

吾不能為之師遂辭去及長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為學為治之序操心行
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賈默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

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小學書衡
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

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
獨處蘇門曰慨然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
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

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丁南湖曰

瓊山丘公不滿於許衡與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同者衡
立碑則其仕元之耻亦可憐矣說者謂范仲淹之語與衡適同然而

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敬信小學
如神明

衡慨然以
道自任

綱常不可
一日亡於

天下

進學之序
自小學入

衡來人人
莫不喜幸

於是郡縣
皆建學民

大化之

丁南湖曰

瓊山丘公
不滿於許

衡與澄之
仕元然衡

與澄有同
者衡立碑

則其仕元
之耻亦可

世多議許子仕元者昔者孔子嘗之楚楚夷也猶夫元也若
東而用於南矣許子於元孔子於楚一也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大
倫也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知不可廢而獨君臣廢焉聖賢不為也元
之不能相許子斯民之不幸也若責許子不踰垣閉門以潔其身則孔
子故曰果哉末之難矣孔子之汲汲於世者何居但許子雖聞道而未
大恐無立斯立道斯行之妙譬之捕虎焉子桓子操戈而往則人知其
必獲虎矣里之丈夫執挺而往則人知其必不能獲虎矣孔子於楚下
莊子刺虎也許子於元里之丈夫亦刺虎也不為虎傷足矣然則許子
隱而不仕可也

袁了凡曰劉靜脩者退齋記云按老氏之術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
表而不受其責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
莫之奪也當時以程朱自居者必有所指又為劉仲祥者蓋齋說云近
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魯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謙託
也或為老氏之說以為必如是而後可無營而近道保齋而自全也則
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脩憊憊而言之不置其殆
為許魯齋與

三月兩土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閩浙大水

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于海城壇率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元為山
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故也

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婿黃緣閩妃及內

三不吠犬

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于帝自蕭山名尉緊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
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罷侍御史洪天錫時官者盧允升董宋臣擅寵用事天錫上疏論之不
報遂去謝方叔請遷為太常少卿

丙辰四年元憲宗夏四月加賈似道叅知政事 ○五月賜禮部進士

文天祥及第自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
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中等
于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時帝年寢

高簡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槐惡其為人大全聞
而懼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

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大全怨之乃上章劾

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
對古誼若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忠肝如鐵
石
者官為得
人賀
人臣無私
董槐斥大
全之奸

問大學之
士天下號
為六君子
與上稱為
六君子者
果何人與
立碑戒勵
諸生
七論稱為
六君子

槐堂未下。大金夜半擅調兵，露刃圍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極言，大金之姦，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管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園橋，辟雍四門外水環，遠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曰園橋。大

丁南湖曰

實祐六君子者，惟陳宜中、劉黻、載於史、傅其四人，無所考。按入海如占城，論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而卒。且入海之初，約劉黻同事，蔽往中途先卒云。

九月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上感而賦斂日煩，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鮮，欲寬民力必汰冗員不報，愚謂欲寬民之財力莫若汰冗員，幸冗員多則財力窘而民不堪命矣。

惜乎朱熠之疏不行于寶祐也。

許浩斷曰

景德慶曆天下如彼其廣，賦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彼其少，多豈淳祐寶祐天下如彼其廣，賦不足用也，而食祿之官如此其多，事反加繁也，事不加繁而官反多庸，詎非俸位邪？理宗於國勢日蹙之時而有倖位如此，欲其財力之贍以禦敵而保國也，難矣哉。

十一月以張璠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

時聞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聞馬丁當國。

勢將亡。○蔡抗抗處士，元定之孫，時參知政事。上疏乞骸骨，不俟報而去，詔罷其祠祿。

丁巳五年元憲宗八年春正月，詔戒飭群臣。

以趙葵為少保、京湖宣撫使，判江陵府，召吳淵、蔡知政事。自淵有才略，

所至有能名，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橫，故時有蜈蚣之謠。至

是自荆湖制置使召還，未至卒。

三月帝戒有司延及無辜，御筆云：朕聞政平訟理，則民安其業，告訏易

蔡抗不俟報而去

時有蜈蚣之謠

元憲宗八年

宋理宗三十二年

四

平溪河

俗則禮義興行近有司受詞多是並緣為奸延及無辜攤賴緡錢攤他干數也動以萬計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其耳目所接者已悉蠲放餘令御史

臺覺察以聞○鑑八月元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如履

平地遂濟次六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鑑戊午六年元憲宗皇帝八年春二月以馬光祖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馬光祖為

沿河制置使減租稅養鰥寡患孤窮興學校選士卒辟召僚屬皆

極一時之善及移鎮江陵以汪立信呂文德王登王鑑為參議官

丁南湖曰以淵馬光祖二人專理百姓厥功最多皆理宗之能臣宋史

以慈愛勝而所至有生祠之立志於循良者不可不知所擇哉

鑑冬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鑑十一月以賈似道為

樞密使兩淮宣撫使○鑑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今為夷陵州向士

璧移司紹慶府今為彭水縣以援蜀光祖士璧迎戰于房州元人敗走

鑑已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元主圍合州知州王堅禦之元主遣人

招諭合州

王堅殺使者堅守

拒之屢敗元兵○鑑以張日明為浙西幹帥日明博學好古而精於兵

渠先生七世孫也○鑑三月元太弟忽必烈自黃州沙汰口濟江京湖江淮州縣

多降之遂侵臨江知軍事陳元珪死之○鑑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

知重慶府五月元兵侵重慶六月文德與戰于嘉陵江敗績

鑑秋七月元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王堅固守元主督

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

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

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元主卒於合州圍解捷

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鑑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

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鑑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姦回狡險狠毒貪財引用凶惡陷害良

之籍其財以自益為子娶婦見其美因自取之及元師侵軼日甚大全匿

不以聞遂罷相出判鎮江臺諫乞追奪遠胤之不許

王堅固守合州

房州之捷何如

王堅禦元兵

王堅殺使者堅守

拒之屢敗元兵

渠先生七

世孫也

多降之遂侵臨江

知軍事陳元珪死之

以呂文德為四川

制置副使

知重慶府五月元

兵侵重慶六月文

德與戰于嘉陵江

敗績

鑑秋七月元主蒙

哥卒于合州城下

餘眾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元主督

諸軍攻之屢戰不

克前鋒將汪德臣

選兵夜登外城堅

率兵逆戰遲明德

臣單騎大呼曰王

堅我來活汝一城

軍民宜早降語未

既幾為飛石所中

因得疾死會天大

雨攻城梯折後軍

不克進俱退元主

卒於合州圍解捷

聞詔加堅寧遠軍

節度使

鑑九月元太弟忽

必烈帥諸軍渡江

進圍鄂州

朝廷大震詔諸路

出師以禦元大出

內府銀幣犒師

鑑冬十月丁大全

有罪免

丁大全姦回狡險

狠毒貪財引用凶

惡陷害良

之籍其財以自益

為子娶婦見其美

因自取之及元師

侵軼日甚大全匿

不以聞遂罷相出

判鎮江臺諫乞追

奪遠胤之不許

瞿昆湖曰

非相之說雖倡於荀子而觀眸之訓實傳於孟氏就謂相之無驗乎盧杞面藍而以姦傾唐大全面藍而以姦傾宋此誠

一驗也

吳潛入對致亂之由

繼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噂沓詩噂沓背憎注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姦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今炎等與祠鑄等羈管州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群臣潛對曰陛下當遷幸臣當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而內侍重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于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

文天祥乞斬宋臣

適人

分說戰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而理宗不聽者相諫不亦甚乎

賈似道乞和于兀和于兀向士壁敗元兵

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元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陬破高達帥諸將力戰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元憲宗計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群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太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援若而去時士壁知潭州十二月向士壁敗元兀良哈友于南嶽市潭州圍解元世祖中春二月元兀良哈友會張傑于鄂州帥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後軍于新磯也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時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按史略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四二

堂中撰福華篇稱頌鄂
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

周靜軒曰

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傳說周武王之待呂尚不是
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歛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

丁南湖曰

賈賊之欺若誤國莫甚於匿情奏捷其罪固不可勝誅矣獨
怪理宗之所以為理者以其崇重理學而清心遠色誠道學

白氣如匹練巨天

白氣何白者金色金革之象氣乃為陰夷狄小
人之象是時理宗春秋彌高外戚宦官擅權於

白氣如匹練巨天

白氣何白者金色金革之象氣乃為陰夷狄小
人之象是時理宗春秋彌高外戚宦官擅權於

白氣如匹練巨天
則其應豈不明且切歟

綱夏四月元主忽必烈立

忽必烈憲宗同母弟威
宋混一天下廟號世祖

綱元主召賈默許衡至開平

初召默許衡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綱元主召賈默許衡至開平

初召默許衡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綱元主召賈默許衡至開平

初召默許衡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綱元主召賈默許衡至開平

初召默許衡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
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

厚

吳潛忠亮
剛直

詔復如文
形傳故事

綱吳潛罷歸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替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
立忠王禕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
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
獨不然章汝鈞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請
速召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更臣斷曰

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許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
對人臣懷願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丁南湖曰

吳潛既罷尋以瘴死且有遺表可謂死諫者乎按宋自王安
石以後每姦臣當國狀元多非其人至末運得一文山冠絕

萬古若潛者
可以為矣

綱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自似道既至詔百官郊勞如
文彥博故事獎勵甚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為之聚斂以媚悅
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實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
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以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堂臣有言諫

愚奴養婢

王鶚推轂
人才

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顯政權

傾內外盡感帝心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參考而為奇偉之戲則倡優侏儒

戲已見於夏后氏之末世矣傀儡子起于高帝平城之圍其城一面即冒

頓妻關氏兵強陳平知關氏嫉心乃造木偶人舞卑間關氏謂是生人慮

但云叔計蓋鄙其策之下也

張時泰曰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

焉主人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今也主人不

悟其愚蠢遽以千金託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

於是以異

綱以劉整知瀘州○**鑑**出內侍董榮臣于安吉州安吉州今湖州是

綱元初定官制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

鑑元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鶚博學正直以儒道自任獎與後進推轂

人林布列臺閣由是紀綱法度文物典章煥然一新按金王鶚登進士第

郎中金亡而即委質于元是失節有玷下

科日矣身既失節將何以為推轂之本乎

綱六月立忠王禮為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鶚初為問安南鳴回高

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剖析

又不通則繼以明日須更復講率為常例

鑑元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惧奸謀呈露

命幽之于真州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

儉之徒歎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

國皆不報鑑驛吏防守嚴逾獄犴犴音岸介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

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

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眾感其言皆自振勵

綱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過國步之多艱也始為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其

言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

免况姦險帥臣之輩越之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攘而海內分裂也

鑑安置前宰相吳潛于潮州時賈似道既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

郝經守節
不屈

詔太子行釋奠禮

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丁大全亦削

齒胃太子之事也虎門謂國子監也禮記太子入學此禮廢久矣如釋奠

舍菜之事我朝未嘗廢也然敦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拜謁焉

呂祖謙從詔封張栻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辨如近思錄之書擇精語詳開牖後

學誠有功於聖門中間和說又幾晦蝕陛下表章正學然後人心一正聖

道大明天下學士得沿淵源而溯涑泗實萬世無疆之休今意已秩從祀

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

五月元以姚樞為太子太師賈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保皆辭不拜

時王文統當國深忌樞等乃授以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

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不可乃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宜虛設官

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衡國子祭酒衡稱疾還懷孟教授子弟

初元主嘗問賈默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諸乎默曰許衡即其人

也更天澤可大用元主納之

張時泰曰三公極位也三人皆辭不拜可見其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

人也

鑑元命軍士所俘儒士聽贖為民

鑑元令十路宣撫使量免民間課稅仍命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

苦令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其職官汙濫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賈默許衡

及民不孝第者量重輕議罰。○鑑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
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

鑑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于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
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為多似道憾其輕已令呂文德摺

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
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遂帥所部降于元整驍將也熟知山川險

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
不屈合門仰藥死發明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仰

鑑元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為然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

宜由是國內大治。○鑑元以張文謙行宣撫司于大名文謙為中書左丞與王文統建立紀綱

彪孫不草降表彪孫不屈之節

講明利病以安國便民為務文統素忠刻誠議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
文謙懇求出外從之文謙至官輕徭薄賦宣布德意境內大治。

鑑秋七月元以王恂為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燕王嘗從容語
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木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

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
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鑑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

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鑑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鑑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時似道忌功欲污峨一時閹臣

也且怨士璧嘗侮已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開白似道似道銜之遂建議遣官會計邊費於是

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漳州
而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

粟募民兵守御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

王恂為贊善人心猶印板王恂以師道自任

不可以累趙宣撫

謝枋得代
禮部尚書

能辨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于市人二卵而棄于城豈
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辭爵而卒

丁南湖曰

宋史論云向士璧扼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吾不
識七壁何人乃係宋存亡邪能取怨於似道而致其殺能取
重於枋得而致其殺是謂善者好
不善者惡之史氏亦有見矣

壬戌三年

元世祖中
統二年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發明

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夷狄極其訕則其無為國為
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
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

呂文德復瀘州改為江安軍○元初作大廟于燕京

二月臨安饑

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光祖時知樞密院
兼知臨安府知祭王與芮

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

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

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

祖遣更分給活饑民甚眾

李瑄以京
東來歸

元山東行省李瑄李全子以京東來歸詔封瑄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

五月元哈必赤史天澤圍李瑄于濟南六月朝廷聞瑄受圍遣青陽侯

帥師援之夏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瑄因被圍久內外不通屢戰屢

敗城中食盡軍士潰亂瑄乃復出降于元哈必赤史天澤斬瑄于軍門誅

其黨與數十人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心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

元人所有廣義來歸者李瑄心服而歸之也何以不書叛背夷向

冬十一月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大全既安置貴州為州將游翁明誣
奏其通蠻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

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

鑑癸亥四年元世祖中
統四年春正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

監司各舉所知不拘負限○元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行經界推
排法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宋理宗三十二年

四

買公田于浙西

二月買公田于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郎陳著剛子時賈似道以國計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玘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使國便民而辦軍食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任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徐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間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于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

一事行而五利興

我不可以負徐公

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廉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為三烈

丁南湖曰

經孫諫而陳著亦諫救世之忠兩相許也易曰同心之言其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者也人稱三烈足為忠臣義友之一勸矣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于

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少或瘠佃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民莫不破家矣

詔布衣何基徐幾補迪功郎先是都省言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徐幾皆得先儒理學之傳年高德邵隱居樂道於是詔各補迪功郎基特差婺

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麗澤書院在華府城東北幾建寧府教授書院山長

綱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先是劉整言于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為然

何徐得先儒理學之傳
補二布衣
迪功郎
麗澤書院
華府城東北

宋理宗三十一卷

為請於朝
開權場

問呂文德
置權場于
樊城是歟
否歟

詔崇經行
考德行
帝王以人
材為先務

而
風俗同

程頤願深
知公道

光祖威惠
並行

詔郡邑行
鄉飲酒禮

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權場之所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權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為請於朝開權場于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墻以護貨物外通互市往來交易內築堡壁堡障小城元又築堡于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念爾

周靜軒曰

嗚呼自置權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權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

綱元以廉布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綱甲子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春正月詔崇經術考德行元且詔曰朕興積盛帝

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才為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適是懋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

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維於長久也我國家因唐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為盛然弊久蠹滋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蘊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官而挾策俚言詞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良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蓋嘗披閱先朝名臣奏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頤景元身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令三省詳議察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

綱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佃為官督者曰莊官

鑑以馬光祖為松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脩飭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鑑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鑑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詔求直言上書者多言天變由公田不便民間
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書力辨且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
也公田之說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若遽因人言而罷之
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由是公論不伸

丁南湖曰

公田設而人情怨於下彗星出而天怒赫於上由是理宗即崩宋祚旋滅天人之應何其顯且捷也

八月元劉秉忠請定都于燕元主從之詔備宮室城池以燕京為中
都○**鑑**九月安置建寧府屬福建道教授謝枋得號疊山于興國軍先是枋得考

謝枋得猶政事為問

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
漕使陸景思上其橐於似道於是左司諫徐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起兵
時冒破科降錢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鑑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于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
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士人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飭齋偏乃

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呂氏中曰

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乏有容之量滋忌疾之私好諛惡直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

行公田以斂江浙之怨王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聚土藉以鉗制東南之士庇敗將則將心離吝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夫人心之事卒至滅國覆身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初作銀關

鑑初作銀關先是自寧宗之世會子擁滯物價踴甚民不勝其苦朝廷無
如之何**回**至是賈似道以物貴由于楮賤楮賤由于楮多乃更造金銀見
錢關子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有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
收獎會子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鑑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尋謚人行皇帝曰烈
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宋史斷曰

按謚法秉德遵業曰烈經天緯地曰文施仁服義曰仁保大定功曰武聰明文思曰安協時肇享曰孝迹夫先帝咸有眾善夫道德仁義皆帝王之徽稱也而廟號以理者何太極理之根源也

二氣五行理之流布也天下萬事萬化皆於理乎出而君師則主張乎

太極理之根源

宋明道理

最大之說
治體道孝
遠同三代
濂洛之孝
接洙泗
未嘗以名
呼先儒
內聖外王
一正理
祭禱正理
在孔孟
主張正理
在宋朝
接群聖統
宗會元之
理學復古
帝王之治

是先儒則講貫乎是也自我禁祖開國之初與韓王趙普發明道理最大之說由是本朝治體之純道學之粹遠同三代至慶曆嘉祐間豪傑並出濂洛之學上接洙泗列聖相傳皆欲表顯而尊崇之矣奈之何王安石以新經字說亂之秦檜韓侂胄又謂道學為偽而禁之理學之廢興關於世道之消長可勝言哉先皇帝自初踐祚始御經筵即未嘗以名呼先儒首詔祀五臣而斥荆舒製緝熙一記製道統十三贊造詣精矣書無逸一篇書思毋邪毋不敬六字儆戒備矣資善堂有記元良有規道心精一之旨悉在焉嗚呼往古來今內聖外王一正理而已發揮正理不在孔孟乎微闕洛諸儒繼之則大道之與異端果孰勝而孰負哉王張正理不在我朝之列聖乎微先皇帝繼之則聖傳之與俗學果孰顯而孰晦也會群獻之精蘊訂百家之異指接二帝三王群聖人統宗會元之粹而掃秦漢以來千數百年習浮踵誤之失謂非有功於是理乎謚曰烈文仁武安
陳四明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惟其用相賢否故致治有異耳蔡州之土曰慶由其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帝即位黜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其功不為少焉
胡新安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于世固可尚矣然國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小人嘗接迹而久

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死窮焉
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鑑十一月詔馬廷鑾留夢炎兼侍讀陳伯玉陳宗禮范宗與兼侍講何基徐幾兼崇政殿說書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元鳳馬光祖李曾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燦史天錫湯漢等赴闕

鑑詔躬行三年之喪

鑑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伯顏一一語斷之省中

鑑服以為直宰輔

鑑元以王磐為翰林承旨
鑑詔以明年改元為咸淳元年

趙甲子凡袁先生大方綱鑑補三十六卷終

伯顏真宰輔

神
國賊真宰

聖訓人爲首等語
○元以自願爲中書丞丞以請曹曰事有難矣若自願一語適之管中

○元言以國不與否以萬里王命安天賦是莫等侯開

○余與焦崇廷煥等書又臨失陷曹臣徵張儀以對云鳳凰與聖子曾自
○十一月以爲無以憂國與英奇實則山生刺宗曹宗更無有藉同基
○何以敢之不才國之不效者實之姑
○欲與臣等謝如平情而怒以取罪也

新刻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歷史大方綱鑑續卷之三十七

南宋紀 附元紀

度宗皇帝 諱禔 榮王與芮之子 理宗姪也 初封忠王 理宗無子 立爲 皇太子 在位七年 壽三十五 是時賈似道專政 權傾人 主強敵在外 喪師失地 殆無虛日 方且粉飾大 平 邀功 吝賞 失將士心 天怒人怨 以至於亡

乙丑咸淳元年 元世祖至 元二年 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 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 王煥簽書院事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爲太子 似道有功及即位 每朝帝 必答拜 稱之曰師臣 而不名 朝臣皆稱爲周公 理宗山陵事竣 徑棄官還 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元兵攻下陀 市名在剡 州枝江縣 朝中大駭 帝與太后手 詔起之 似道乃至 ○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元以劉秉忠爲大保 參領中書省事 秉忠自藩邸 即見親任 密謀大計 莫不豫焉 元主嘗命其擬議治天下之大經 養民之良法 秉忠條上祖宗

劉秉忠條 陳大經良 法

稱師臣而 不名 朝臣皆稱 周公

綱鑑續編

卷三十六

人材咸
錄用
以天下為
已任

肅宗以邵
雍司馬光
從祀儒臣
謝表

自古無此
君臣禮
微公幾為
千古罪人

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元主善之命下之日網舉目張一時人材咸
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王鶚上言乞崇以顯秩元主即冊授秉忠光祿大
夫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入拜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為矣
元命許衡議中書省事元主召衡至命入省議事丞相安童素聞衡名
心慕之及見於行館既還嘆服累日訪以政事
帝臨大學以邵雍司馬光從祀

丙寅二年元世祖至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為賈似道官撫

司參謀官最又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道以去
要君帝至弟泗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
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
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載而不得
死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為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陸孔俊從
祀

呼其字而
不名
考績為十
路最
張德輝有
經濟之器
包恢政聲
赫然

許浩斷曰

史稱萬里世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又言萬里
水之靈炭有水則無炭有炭則無水也若彼仰容然而又遇事敢言則
倏為水忽為炭矣有是理數史泥萬里之迹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
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而又謂之使仰容然也豈
知其辨之恃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可歸於倖矣

夏四月陸泗水侯從祀孔俊初封泗水侯

繼以季可為察院使賈似道當國亦忌其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

彈劾不敢自由推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繼秋七月元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初德輝為史天澤直定經歷籌畫

調度裨益實多元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德輝以聖賢道德之與修身治國

之方古今治亂之由詳陳于前元主善之呼其字而不名俾教胥子由是

學官內外煥然一新及元主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官撫使考績為十路

最遂入議政人稱其剛直有經濟之器繼以王煇參知政事包恢簽書樞
密院事自恢所至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發政聲赫然理宗朝嘗

一補益甫
一長宗是行二七

淮湖之民
尤可念

度宗宗儒
重道心切

斯文命脉
有以扶持

許衡陳時
務五事

致治之功
可成

中書人要
有二

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丁卯三年元世祖至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于園丘立妃金氏為皇后

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姓孫也齊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嘗
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
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遂納為太子妃

孔伋孟軻配享升楹孫師子十哲

周德恭曰理宗在位而宗儒重道之心隆度宗祠位而宗儒重道之心
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
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
故雖暴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於臨安強莫如元亦未遘度鄂
者而逐鹿於吳地此蓋斯文命脉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
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

元議中書省事許衡乞歸鄉里許之衡陳時務五事一曰立國規模言

國家當行漢法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以成至治之效陛下尚能漸之
篤信謹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
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須俸祿以資仕者之
養立銓法以錄失職之怨外設監司以糾察汚濫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

古者大器
以隨身為
本
人君以知
人為急
人君以用
人為急
人君以知
人為急
人君以知
人為急
人君以知
人為急
人君以知
人為急

三曰為君難以錢言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錢言之難知錢言之難
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一言不中者蓋鮮矣防欺
而欲成其欺雖堯舜不能也任賢
也去邪得民心三代而下稱成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
心術愛如此宜其民順天道六者為目以循德任賢愛民三者為要四曰

農桑學校五日慎微元主嘉納之

二月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以道上疏乞歸養帝

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

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
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虞坐中堂吏翁應龍
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
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始盡更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

國益南
王受宗

帥關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時會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賢才者國之根柢

張時泰曰：臣觀賈賊之害宋，猶蠅蝻之害稼也。蓋民者國之本，國之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騰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柢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雖則食苗之根者，也。似道於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於是有手，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然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相葉丞相安於家食

我斷不為陳自強

葉丞相安於家食

鑑安置淮東總領財賦陳蒙于建昌軍，以其疏論似道廢故也。蒙墳之子
綱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綱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綱**時賈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介子愬來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毋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

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夢鼎乃已。

丁南湖曰：夢鼎先知贛州，既辭大全之推挽，茲為丞相復辭似道之薦，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是又有殉國之心也。宋史惜其遭逢之不幸，蓋樂示之矣。

獻帝金冊

綱戊辰四年，元世祖至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鑄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冊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誦遠郡，賴呂文德以已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閑居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似道諷臺謝方叔官

綱十一月行義役法。**綱**以余安裕為國子正字，安裕謝枋得之甥，少從枋得學，客有甚談安裕之文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呂東萊中宏詞而

孝者請升

升講座，陳同父勸東萊勿許，曰：伯恭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未是繫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為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為臺諫給舍可以

疊山柳安

彈駁榮辱人官為國子監可以考校舍法去取人開口高談道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東萊大笑而止今安裕為國子正字乃繫籍聖賢言予子之敬畏而稱誦之也客大慚

許浩曰

予觀疊山因柳安裕而發繫籍聖賢之說心竊疑之意夫學加損矣疊山之言豈其然乎及驗之世則亦有然者今有文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易者則蔑焉視之未甚善也曰某之為其所尊而畏者則其可患乎然吾但患道弗聞耳如其聞之則所言幾於道人雖不吾尊信吾不思也何也蓋時有隆污道無隆污也道無隆污而吾之言幾於道則固將有隆時吾尊而吾信矣如有隆時而吾尊吾信則亦奚必求為繫籍聖賢以取目前之尊信也耶

李廷芝制

置兩淮

民德之如父母

鑑帝試進士賜陳文龍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已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芝

招徠士民大脩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由是境內又安

以馬廷賢江萬里參知政事

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福州卒

君子豈可

虎拘

周德恭曰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右丞帝乃不許

元史天澤行省事于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包百丈楚山

張世傑戰

襄陽

絕聲援示宋以父駐必取襄陽之意

三月元阿木自白河帥師圍樊城

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于赤灘圍敗績

以江萬里馬廷賢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秋七月夏魯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木戰于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魯復敗而走阿木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

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場於樊城為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蔡虛齋曰

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呂

壁曰鶴置葦江心貯兵儲絕散援治戰艦造圍城而襄樊危在旦夕乃

日誤國家者我也雖請自赴援資恨以歿而其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庚午六年元世祖至春正月以李廷芝為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達

為湖北安無使知鄂州以援襄樊

去出知福州年七十二卒

三月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謹正元主嘗令受帝師僧八思

馬戒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

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又有方士請鍊大丹救中書給其所需

希憲奏曰前世人主多為方士誑惑葬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元主善

廉希憲受孔子戒

孔子之戒如是

堯舜不假靈于大丹

之卒是為怨家所訴而罷

史臣斷曰

懷善講論而有廉子孟子之稱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

外禮肅謀討叛逆而身當罪罟進誅渾海而止救近郊遣使入蜀開隴

底于定償錢之本息而餉艾貪象引其君於堯舜而闢除方士行省江

陵而緩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貧蒙世祖之知燕樂增檢壬

心愧費寅之讒譖不行阿蘭之殿棟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

祀伯顏謂宰相中真宰相也

男于中真男子誠名言也

綱以陳宗禮簽書樞密完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

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啟帝即位益

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

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

絕之不報綱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

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

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揚大年

陳宗禮請絕排當

揚億字大年

故事取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

秀髮銘地
關蝶蜂
此軍國重
事

之恨

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天祥遂致仕時年三十七矣

綱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綱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

為妾曰肆淫樂嘗與群妾踞地關蝶蜂所仰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

廣收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酷嗜寶翫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翫

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

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大嬪言之似道

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周德恭曰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不之君臣未聞其有憂禍之實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惡言以去要君然亦未嘗果去也

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是燕雀處堂外其言安自以為樂突快棟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未嘗一朝尚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詎有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故以交脫之

九月元以張文謙大司農文謙奏丁謂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抑

末設序序崇孝弟由是野無曠土遂奏開籍田祭先農先先農即神農也黃帝

元妃西陵氏始養賢謂之先農立國子學以教胥子元王皆從之

元城萬山元城萬山十一月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宋糧道

及郢復之援一日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規取猶言圖也周于圍而緩

于攻者計待其自蹙也然而夏晉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

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蹙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

其西立柵灌子難以絕其東則蹙幾蹙之道也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

自是襄陽道絕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春正月詔舉廉律貪

丁南湖曰咸淳制詔皆出於似道而似道之貪極矣何乃有舉廉律貪之詔耶門客朝上尊以道為周公故春正首務以此詔示周

二月大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裳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

團

召舉廉律

元城萬山

公功德之一端上以誣朝廷下以欺天下也

州益甫

卷之三

賑貨勸分
有方

勸分有方全活者衆
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城中援絕軍民大困

用人天子
之大柄

綱家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上憲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家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
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凡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

許衡教授
書法

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
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稱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
君臣課誦必暇即習禮或習書笑教諸生習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
應對或射或投壺百者罰讀書若于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

說書不尚
徒說

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
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

教人與用
人相反

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
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衡之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
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蘗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

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

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又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凡為衡弟子者皆能自立為世用矣衡又言
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衡謂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
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

治生最為
先務

於生理之所致也廣義
靜虛子曰夫學以誦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為先務而後為學
則為學之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好學者莫如顏魯公
瓢陋巷曾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
耶抑不善治生耶知道者當自辨之

綱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元綱

二張將兵
救襄陽

諸軍驚以
為神

張貴被執
不屈

襄陽難處

丁南湖曰乾元即天也北周宇文贇自稱天元皇帝不亦任停矣乎曰
日天而曰元要亦贊之遺意耳嗚呼本欲希天以自尊而顧乃希贊以自魏夷人之不學無術蓋如此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平章得無
不可

開禧故事却輅并道

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死

九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綱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平章得無
不可

開禧故事却輅并道

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死

九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由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誠有罪而以道震主之威亦可畏哉

周德恭曰度宗有事於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稱反值兩此蓋二八變之其贊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俟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足意滿從容入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兩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訊其信讒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詐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石瓊山曰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拂其意者豈出於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真天下之至愚者也蓋亦反已自思乎北狄之勢力如此吾有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孰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之而吾之人又可無恃者一旦強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露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獨存哉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愚也

繼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以扼於賈似道不克展其才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自矣泣拜而出

鑑十二月召葉夢鼎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懷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

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燕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廣義夢鼎於此時亡身殉國可也鳥可獨行已志耶然以巨姦當國不惟無益於事而且身不能保奚可味於明哲保身之義哉書曰固辭不

監詔加大學祭錢寬科場恩例初賈似道請置士籍科場之法甚嚴

史臣斷曰嗚呼處士橫義必在國家未造之秋當隆盛時無此事也漢朱則終之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

廷鸞乞罷
知之說何
如
夢鼎獨行
已志
徑還
夢鼎獨行
已志
二黨皆效
於義
士大夫以
名義為重

宋則終之以利蓋宋以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氣節自高名義為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

以此得美名，辭顯位，不幸觸忌，諱避，謫以去。及其事久論定，直聲動節，亦從此益大，以著遂至學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爲不根之言，或有所行，遣則必借秦爲論，動以焚坑惡聲，加諸君相，賈以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思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嚙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嗚呼！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無詣宋人之失哉。

鑑癸酉九年

元世祖至元十年

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

張弘範敵水陸夾攻之策

天順牛富死節

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爲流矢中其肘，束割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嘆曰：生爲宋臣，死當爲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

以頭觸柱赴火死。回禪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丁南湖曰

樊城之陷，張順張貴死于前，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于後，皆受國之恩，深是故君子之褒死節也。於順貴二人則以爲異，爲漢英三人則以爲常。

綱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鑑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動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不督列闈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甚，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因諷臺諫上疏以爲師。臣出顛覆，未必能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耶？樊城既陷，阿木益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直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廣義：度宗庶子，雖然賈賊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蓋君與臣一體而已，烏有臟腑受病而四肢獨安者耶？彼呂

詔城清口

羅鑑上取
江南二策

文煥之降於元其罪固瞭然然繩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賈賊而從文煥焉

鑑三月詔准東城清口以備元人○劉勣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景

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

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運以圖進取帝亟詔制司往築之

鑑置機速房于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違邊報之弊然每有獻奇

計者似道皆不納邊事曰急亦不以介意焉

鑑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鑑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

使知江陵府趙潛為公江制置使知建康府

鑑六月治失襄樊罪貶范文虎官一秩職任如故刑部尚書陳宜中論曰

知安慶府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以道不許

鑑秋七月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於自治公愛兼蓋閭門

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尊古制不用佛老懷孟化之

含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

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鑑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永新縣名屬吉安府有氣如虹橫貫一邑

鑑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太學博士陳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

且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

行罰也不聽○鑑七月帝崩皇子嗣位時年四歲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

呂氏中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于似道不巡邊境不發救兵以既已陷失國勢已去宋

既已陷失國勢已去宋 祥隨之以亡惜哉

鑑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

綱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天目山在杭州府臨安縣西山下兩湖若左右目故名乃臨安之玉山也

綱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

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

澹然不異
平昔

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

陳四明日秉忠通曉音律精美數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邵氏皇極之書靡不周知故能輔文明之治立天平之基為弼佐之稱首立朝儀頒章服建國號定郡邑皆秉忠發之又推引賢士大夫焉

元命不殺是吾曹彬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王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郢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殺敵兵使無

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按呂文煥劉整既叛降于元而又為之嚮導以賊父母之邦真狐兔之不若矣

十月元伯顏侵郢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沙洋及新城元史書伯顏屠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薄郢州城張世傑率眾力戰元兵莫能壁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煥中其右臂所部三十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矣

石瑯山曰

元中文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哉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都置司事自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

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王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十二月元伯顏侵陽邏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木遂自青山磯濟江磯在武昌府城北元伯顏復侵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廬州師大潰伯顏入

堡遂濟江會阿木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邏堡江鄂之殺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

朱禩孫帥師救鄂至城下而還朱禩聞鄂被攻帥師援之聞陽邏堡之敗乃自奔還

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荆湖督軍馬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總領諸軍時鄂州既破

得士以淮東為第一

石瑯山曰

元中文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哉

元史書伯顏屠新城守將邊居誼死之伯顏薄郢州城張世傑率眾力戰元兵莫能壁不降文煥至城下招之居誼射煥中其右臂所部三十死戰皆沒居誼赴火死由是江陵諸州皆納款于元矣

毅然以天
下之重有
任
立論出人
意表
天澤柱石
四朝
人以方郭
子儀曹彬

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群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

督府於臨安○綱詔天下勤王○綱李庭芝遣兵入援

鑑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年七十四天澤忠亮有大節毅然以

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充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出入

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

避若免之者故能善始今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子

楷彬皆顯官楷彬皆顯官

丁南湖口史天澤次義圖宋故其相元則為功首猾夏則為罪魁其

厥罪可贖矣功業光明子孫貴盛其以此也哉

恭宗皇帝帝名昀廢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即位於樞前元兵執帝

危天命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不克濟况姤貪穢能

不學無術吝軍賞挑過錄之一賈似道乎其亡國也哀哉

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春正月陳奔以元人之師徇浙州營景模以

城陷之時伯顏阿木順流東下呂文煥為總領沿江諸將皆呂氏部曲故

望風降附○綱陳奕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安東州即安東縣屬在安府元以嚴為淮

東宣撫使招諭屬郡

綱以陳直中同知樞密院事○綱賈似道以呂師夔叅贊都督府軍事任

中流調遣師夔及錢真孫以江州降於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四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講議記宋太祖以乙亥年

命曹翰取江州後三年而失之豈非數歟

綱元劉整死於無為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

煥舟師東下所至迎降吐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誑我使我功後於

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按史呂師夔劉整降北討策取東南

由襄淮直進時諸將比降知國虛實者相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

繼似道方以紛飾太平為事器不為意

石瓊山曰劉整降元元用為中書左丞矣皆不以元書嗚呼此所以絕

効力者欲希一時之富貴以為身榮也愚故痛加誅絕使後世之亂臣

賊子不臣而黨異類者視此為戒咸知人生幾何雖可饒倖於生前而

後世之亂臣賊子不臣而黨異類者視此為戒咸知人生幾何雖可饒倖於生前而

卒不能逃公論於後世
庶幾中國少禍亂乎

網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范文虎買似道之婿也不惟負宋且背其婦

交金虜也是始信然也○鑑買似道帥師次于蕪湖似道畏劉整不敢發及聞整死喜

曰吾得天助也乃表出師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便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

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船艦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

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進次于蕪湖遣人

通呂師夔以議和○鑑元入安慶府通判夏椅死之

鑑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稜書于賈似道曰今日

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慮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供搢

折衝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

外禦美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

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添倍其兵無事則泛舟兵

漕往來游徼羅卒曰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才斗相聞餽餉不絕互

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

翰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

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矣若街壁輿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

得書抵之於地曰瞻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

為招討立信受詔即日上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

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

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

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

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使曾安撫以蒞于黃柑遣伯顏復遣宋京

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阿不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俟

以汪立信
為沿江招
討大使

今日之計
有三

汪立信三
策

汪立信
即日上海

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

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阿不謂伯顏曰若實欲和俟

趙昂發死

似道自來伯顏乃答書諭君臣相率納土即當奏聞似道不答

夏貴帥師會曹似道于蕪湖遂同次于魯港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時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都

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

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昂

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

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為詩

弟遣子淳遂與雍氏同縊縱容堂張林開門峰伯顏入城知太守死深

翁出解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推身沒王事

發明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奉于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訓矣

丁南湖曰予觀宋之陳寅趙昂發皆以沆瀣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夫婦

寅客于姓同死三十六人何寅之智美不與發同耶吾想

大潰而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

貴以戰艦二千五百巨江中似道將後軍為殿夏貴既嘗失利于鄂恐督

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殊無關志元阿木挺身登艦播鼓大

震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過其

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

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木伯顏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可勝計似道倉惶

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人揚州招潰兵迎駕

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罵之者似道

檄列郡如海上迎駕妻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曰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詭偽知襄陽受圍屢請出督陞又

族臺臣留之實無意於出也元人渡江勢不容已聞劉整死

似道不學無術

諸軍已膽

無術

似道不學

無術

似道不學

無術

似道不學

勳強一出掃境內以屬將軍不知平日妬功嫉能將上之小人久已解體
迂道京口沂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也降矣軍於魯港舳舻百餘
里方仗宋京以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魄落胆喪矣是夜三鼓鳴
鑼一聲十三萬兵須臾而散身維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亦其所為
正可與唐楊國忠等耳故曰誤宋事者以道
也袁史筆者不可不誅奸諛之人於既死云

元人徇饒州知州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曰時元軍

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

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

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

芝山後圍扁其亭曰止水芝山在饒州府城北人莫喻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

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

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歛葬之

沿江制置大使趙潛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為矣

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今南吳益知江陰軍今

縣今皆棄城而逃○鑑知和州王喜知太平州孟知瓘知無為軍劉

皆以城降于元○鑑元人徇臨江知州鮑康死之

鑑賈似道自揚州上表請遷都詔群臣議之王煥去位是時似道請遷都

后不許殿師韓震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煥以已以避元師太皇太

不得與人計上疏乞罷政不待報徑出國門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

蹕不於慶元即寧波府而於平江即蘇州府事勢危急則航海幸聞我能往彼亦能

往徒誇耀而無益乃止○鑑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

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

鑑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

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

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

之故不自量欲以身徇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

執贖柳筆

扁亭止水

江東不可為

世傑帥師入衛

文天祥起兵勤王

驅群羊而搏猛虎

聞者感之

本帝人援

二人與名
同志
三人能志
其君

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張時泰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袁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諒哉何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持右之人知否何如耳

綱湖南提刑李芾遣兵援蜀芾性剛直忤曹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愚按遣兵者委力於人將兵者戮力於己起兵則傾家募衆已自起之是舉也文其首張次之李又次之

周德恭曰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綱目詳書于策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焉

臣子殉國之節也其垂訓大矣

鑑召王煇爲江東浙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詔○**關**遣元行人部經還至燕卒經奉使被宋拘一人十六年撰續漢書行於世

丘瓊山曰

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柳經其後不殺廉自速其咎也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憲宗已與師萬里外擊安南矣而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當是時也未與伐宋之師也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在宋都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務遠畧也如此雖不毛瘴藪之鄉亦無所不至况江浙財賦所出之地素稱富饒也哉其所以遣使者藥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哉嘗觀元初一時腹心股肱之臣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象養負其富貴忘其身之爲華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有戰則爲士降則爲奴之語他又何責哉

釋淮南曰

自春秋大一統之筆絕後世無公言也殷承夏周承殷孔子之正統者如漢如唐如宋如我皇明則如天之適子焉當以正統書如秦如晉如六朝如隋如五代如元則如天之庶孽焉不可以奸適其當以變統書此古今之通義耳若惟取其能混一以爲正統則如子之不辨適庶豈理也哉○此本方正學先生正統變統之論

如天適子

孔子無異

劉因作渡江賦

汪立信卒于軍

今日猶得死於宋土

汪立信忠臣之家

綱賈似道有罪免國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軍中還宣中間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王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黨謫人

綱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時立信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後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于伯顏伯顏歎惜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卹之曰忠臣之家也

家人金明以其廣義之魁忠臣不用姦臣是崇借哉使德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有如是之顛倒而國事決不至此此大書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俊偉之至哉

丁南胡曰

立信之卒也起居三宮而君臣之義重屬書從子而宗桃之信未仕家甚寒遭與淵守鎮江賊饑待立信禮遇之蓋天將降大任空乏其身增益其能故為臣為鬼無往而不義也

伯顏入建康

略得孫康

綱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劫帝遷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所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綱元伯顏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王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言曰百年通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患留悔矣元王謂使者曰此重朕不從中制也

綱元人入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綱以王煥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綱治賈似道黨與配翁應龍于言陽重免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俊

陳伯大董樸等官從侍御中陳過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之請也

鑑元人入常州守臣趙汝鑑出奔幹轄戴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

鑑知平江府替說友以城降於元○鑑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於元○

鑑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水進軍平

江李山進軍常州

鑑有二星鬪于中天一星墮發明二星乃宋元之君鬪於中天乃爭

鑑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入衛煥兄也文福殺使者叛入于江州

鑑執政曾淵子文及翁倪普及侍從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文卿在正

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君難爾小臣未嘗看出一言以救國

者今內而庶僚時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糾擊

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士且表裏合謀接踵霄遁平日讀聖賢書自

三百餘年
待士大夫
以禮

二星鬪於
中天

張世傑總
都督府諸
軍

請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

法尚在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覈察以聞然不能禁

鑑元使康希賢來至獨松關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守將張濡濡俊之曾孫也殺之○元

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

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多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

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

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今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翔同使

人還臨安翔至平江被殺

鑑夏四月元人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死之

鑑元克沙市城在蘇州府東南都統孟珙監鑄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司馬
光五世孫

行人以言
不以兵

司馬夢求
死節

元阿里海涯寇江陵朱禩孫高逢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以福王與弟也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召夏竦為樞密副使帥所部兵入衛貴不至

鑑元阿木侵揚州姜才戰于揚子橋敗績

鑑加李庭芝參知政事五月元人入寧國縣知縣趙與塘死之

賜授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曰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

刺善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

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

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

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從基游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

質實堅苦自勵律身治家以嚴動默皆可師至是賜基謚文定贈栢承事

賜何基王栢贈謚有真尖心地而後可何基得聞淵源之懿王栢勇於求道曾齋得立志居敬之旨動默皆可師

發明 是時宋瀕危亡自救不暇本非可以行清平之事也而賜何基王栢贈謚乃見於兵亂顛危之日可見宋仁厚之心崇儒之念雖至區區亡國之頃猶能如是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顯不信哉綱目持揭而書之蓋予之也或以為濶則過矣

丁南湖曰 讀宋史至德祐之時見死節則不勝其哀見叛降則不勝其怒節顯效為溫公一喜也何基王栢曾晦公物之道孤而乃以贈謚顯故為海翁一喜也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幹轄

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

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

日取其城明日取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

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朔日食既晝晦如夜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

五日一朝陳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七月張世傑及元阿木戰于焦山世傑敗績奔圖

張世傑敗績于圖山

猶拯溺救焚而為安徐之儀

張世傑敗績于圖山

時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十舟為方
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木至以火矢攻之蓬檣俱
焚煙蔽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張弘範重文炳復以
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圍山師勇還常山虎臣還真州世
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敢復戰矣

廣義

昔韓世忠敗於兀木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蹈其覆轍則特畧
非其所長可知矣曰然則何為而可曰不禁發碇庶乎其可也

諫貶賈似道于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初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
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揚不還王
燭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
至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于建寧翁合翁合字德全建陽人似道以妬賢無
比之林甫輒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隗光敢效尤於秦檜檜周上
賣國召兵迫於衆怒僅謫建寧竊惟建寧隗梟嘉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

朱嘉講學
之闕里
三尺童子
亦知何方

蘇李贈詞

子亦知何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投荒昧以伸國法時
籍其家安置循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似道時
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簾蓋暴行
秋日中今昇轎夫唱抗州歌謔之窘辱條至至泉州洛陽橋宋端明學士
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安邸李賦詞贈之詔云余編路君來路天理昭
子細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厓州戶人生會有一篇長短句似道府首謝焉及至漳州木
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似道府首謝焉及至漳州木
綿菴在漳州府城南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
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前上拉似道胸殺之殯於廢廟陳宜中至福
獄殺

呂氏中曰

賈似道當國十五年殺三大臣行公田困浙右百姓各軍賞
失將士心皆和約挑釁敵國禍宗廟社稷其罪可勝誅哉人

劉仁齋曰

似道謀宋亡國罪不容誅當是之時宜正典刑以謝天下可
也奈何屈法伸恩刑罰不當至今讀之令人慨歎歷考諸家

九國監南

卷宗是卷三

三

載籍皆以鄭虎臣殺似道為文刻按朱子有云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
人得而誅之故今變文直書曰詔賈似道循州安置至漳州監押官鄭
雖得罪於縉紳大夫亦不敢辭云

綱復虎龍榮官○**綱**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燭為體泉觀使召宜中于温州

鑑二人不協故也燭是歲卒燭清脩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

廣義王燭君子則棄之宜中則小人則召之用舍顛倒措置乖方不亡何待

綱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綱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綱**初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

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蔽然國以浸弱故

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破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

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廣而建闡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

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於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

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刃衆約日

齊奮披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
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為迂闊不報故有是命

謀多條理
謹嚴
觀教上策

廣義信國公之謀畧其條理謹嚴可謂不世出之高識信為觀教之
上策也議者反以為迂闊而不報宋事不可為矣

綱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綱**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

兵○**綱**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嚴

宜中于温州以親老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

召

綱元阿里海涯圍潭州先是李芾至潭元奔騎已入相陰益陽諸縣城中

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及元兵至芾悉

力守禦○**綱**元阿木圖揚州日久而無成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

者枕籍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潭頭遂議深入渡江分兵東

下

真

李芾悉力
守禦

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李芾悉力守禦

召文天祥
入衛
常州守將
友節

常州告急文天祥遣兵救之不克○綱十一月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
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

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嵩得之子通判陳焯統制王安節堅之
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嘗師勇安節力戰固守伯顏
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士良役城外居民連土為
壘併人以築之且殺民更膏取油以作砲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諸師
勇安節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嘗
陳焯猶巷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
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突圍走平江

紅燭山曰

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
元之傑令仇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
前此洛兵度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愈其久不下招之不從
是後城外居民連土為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
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存七人嗚呼夷性殘忍三
至此誠被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

謝枋得知
信州

綱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

天祥與世
傑議戰

皆呂氏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

國事猶可
為
王師務宜
持重
陳者乞從
天祥之議

信州○綱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濡後為蕭希賢之子所殺馮驥死之○獨松
既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
以為淮東堅壁闔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令淮師以截其後國事
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曰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秘書
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
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能智勇不過乘勝長驅耳若以沮之則主兵之
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綱左丞相劉昉奏遁○綱

了九國

宋史卷三十七

二十四

如元請平不許

高應松不肯草表

官衙牙牌書不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可多言○以柳岳洪番震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致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為之○綱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綱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自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衙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為立乃陳上生擒合死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武人尚能

全節

方石有愧

米立

李帝死節

周德恭曰

萬石宋之文臣米立宋之武將今而萬石叛降米立不屈者書尚能全節觀其對萬石之言則君臣之義明而順逆之理決矣萬石寧不深有愧哉

綱丙子二年五月後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帝死之

元圍潭曰父帝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死戰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帝命以酒酌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家為號飲達旦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請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已妻子亦自刎潭民

冠帶見先人於地下

尹穀與家自焚

手書盡忠字為號

綱

綱

綱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虞并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
由是湖南諸郡皆降于元自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茅端
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李希何功
死節

周靜軒曰李希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而
無苟免也既而李希南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希在耳則希
之有功於社稷不待哉世之偷生苟免射一時之利屈不撓之節者
故特以全節予之

丁南湖曰汪血信以妻子托爰將金明而獲免李希以妻子屬帳下沈
也緩元兵既圖潭州是李之被賊也意緩則使妻子黎身而生意
則使妻子黎身而死歸黎之道則一也生死之分不計也

鑑元制江南人為十等丘瓊山曰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南人有十等一
匠八娼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果哉
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載此制蓋為世祖諱也

綱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掾叅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
綱諸關兵皆潰自知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

趙徐死節

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石道隆入衛道絕不通乃由太湖
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誘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
眾城守夜就芟舍啤上不歸既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命車歸
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
軍蓋沒道隆見執守者少急赴水死

綱遣監察御史劉昌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如元軍還言伯顏不肯從
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留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
較也遂遣劉昌奉表稱臣上尊號歲首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
奉丞嘗

綱進封吉王是音侍帝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
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興復太后從之

綱陳宜中請遷都不果行

廣義宜中所謂遷都者其即賈賊偷生旦夕狐鼠之見
也名曰遷都無都可遷航海而已吁亦已後矣

元伯顏帥師次于皇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

已帥眾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曰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

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棄位避歸於温州之清溪

張世傑稱劉義劉師勇各師所部兵去臨安入于海世傑等以不戰而

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縣名屬寧波府元石國英使都統下彪說世傑降世傑斷

彪舌磔之于巾子山磔裂也巾子山在定海縣東以死自誓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

可為憂憤縱酒卒以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

元師元伯顏執天祥于軍中吳堅還楊應奎與元使自阜亭還言伯顏欲

執政面議太后拜天祥右相與堅往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

爭辯不屈伯顏大怒群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雷而遣堅還伯顏

遣鎮撫使都從常永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團所寓舍峻都從容說天祥

曰大元特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亦

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

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

元呂師夔徇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奔建

寧府之建陽唐石山唐石山在建寧府建陽縣西一百九十里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李氏

及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于楊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李氏不屈

死于獄中惟二子熈之定之得還

發明是時王室傾危本國降虜而明義尚在枋得獨一書生而能率兵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然綱目直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難虜固非貪忿秋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耻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而可亡心矣

二月日中有黑子大如鵝卵相盪久之詔諭郡縣降于元伯顏令

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之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名鉉

張世傑以死自誓

文天祥見執于元

文天祥爭辨不屈

四字類公勿言

謝枋得妻李氏死節

家鉉翁獨不肯署

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

丁南湖曰家鉉翁不署招降之檄高應松不草求封之表茲二公者何不食而未卒是皆夷齊之儔匹矣鉉翁被元安置河間惟以春秋教授弟子年逾八十賜號處士還鄉乃令終焉

元伯顏次于湖州市遣張惠阿刺罕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罷官府及衛卒

元人以文天祥此去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悉伯顏遂拘文天祥隨初請使此行

錢塘江潮三日不至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不至說朝日潮夕日及氣井地沉水溢而為潮氣降地浮水縮而為汐

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遠臨安二王遂走温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知鎮巢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誘福伏兵執之福請

二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大學生徐應鑣字巨翁謚正與其二男琦松一女元娘死之儼與其子卿進士琦松女元娘三人登經德齋梯雲樓縱火自焚作詩曰二男并一女

舒芬斷曰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官百官諸生以比錐華城亦無有難從我上梯雲樓之賊火應應遂與二子俱赴井死

舒芬所以火不克死後以水乃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希趙昂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元烈則十倍於仲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焉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孽夷之防而人

不肯役於禽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夷下矣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詩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闕

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

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素兵攻灣頭以高郵名寶應名淮

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儀真縣西吾以舟師直趨鎮江同日大

天祥亡入真州

苗再成

儀真縣西

瓜步山名在

儀真縣西

瓜步山名在

儀真縣西

瓜步山名在

儀真縣西

瓜步山名在

儀真縣西

文天祥浮海入温州

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廷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此蓋元人反問之信廷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或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成壘以制司之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侯門者談置制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天祥乃變姓名由通州浮海如温州以求二王二王益王昷廣王昖也

二王在温州以兵來會楊亮節聞陳宜中在清澳遣使召之宜中來謁亮節秀夫與議興復乃召張世傑于定海奉二王為都師秀夫先入閩中撫

安生民○二王如福州檄召諸路忠義兵勢稍振

李妻弟泣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回時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涕泣誓將士出奪之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眾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言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直州由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李妻忠國之誠

周靜軒曰是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者復舊矣故綱目特書以予之也

高憲松卒于燕

夏四月簽書樞密院事高應松至燕不食卒
元人徇蔚林州蔚林州屬蔚州府廣西提刑鄧得死之
端宗皇帝諱昀度宗長子在位三年為元兵所迫時年十一崩于嶺南之碭州○初封益王元特伯顏入臨安府楊叔妃與其弟楊亮節召帝與廣王昷如温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即位

丙子夏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王即皇帝位于福州是日有大鼓出

府中... 皆隆... 尊號... 母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

聽政改元景炎... 監封廣王昺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黻參知政

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客筆樞密院事以賴劉義為殿前都指揮

使... 監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相都指揮使... 監詔吳浚趙

潛傳卓李珪程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 監文天祥至自温州以為

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詩募兵于温州

監閏三月恭帝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 尋為僧皇太后

監六月元人入廣州推軍將黃俊死之... 全氏亦為尼

監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時天

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

監楊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時元阿

木圍楊父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木以伏皇太后手詔諭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

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陣上既而福州使至庭芝乃命制置

朱煥守揚城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

城降阿木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

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

就執阿木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木乃皆殺之楊民間

者莫不泣下... 監或曰李庭芝之姜才之死即張巡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巡

庭芝斬使

焚詔

李妻即張

許之節義

忠臣為國

世及此心

周靜軒曰

庭芝姜才固守淮東元資詔諭則斬其使幕客功降則絕其

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殊無叛

心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起召歸闕賊臣納款兵敗被執不屈

元綱監甫

宋高宗三十七

三

精忠勁節
與日月爭
光
與張巡許
遠齊名異
代

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中之張巡許遠齊名而異代耳豈不深可哀哉死得其義故皆以全節予之

袁了凡曰在中書時不曾令坐此整初降元為都元帥求見廉希憲廉安坐令整入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報無人色頃之宋士在羈旅者冠衣縑綾投乞放歸廉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明日為言於上

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拆辱之今朝家起朔漠斯文未振更不尊禮儒士則備術且掃地矣世祖薄劉整僅不若李庭芝猶富貴之也徒縫掖諸生爾爾公禮之乃愛出於元帥之上君臣崇尚如此宜其一時勃興也

鑑元人克真州守將苗再成死之○**鑑八月太皇太后謝氏赴元大都**是太后以病久留建安至是元人自宮中弭其牀以出侍衛者七十人遂赴燕降封齊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

鑑九月以陳文龍知興化軍○**綱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濟復韶廣州**東莞州府發明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倡義也胡羯亂華王室傾覆苟有奮者骨克爾乎

遂各起兵來應日中建昌府南城人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等將一軍討韓以取寧都遣員浚將一軍取零都劉宋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與元人戰於寧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張服哭焉○**綱趙濟使能飛會逢龍及元人戰于南雄敗績逢龍死之飛奔韶州元人圍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敗赴水死**

周靜軒曰熊飛始終為宋之意至是見矣前書起兵復韶廣固可見其理之勇焉有臨難而不恐懼乎特書死之子全節也

鑑十一月秀王與及元人戰于瑞安府即今溫州敗績死之知府方洪以城降廣義

丁南湖曰謝氏為當國之太后乃惜一死而負罪於社稷秀王為帝胃者九為此

綱帝舟居于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

秀王敗績
死節

前九綱監補

宋端宗三十七

三

元李恒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于空院趙時賞張曰中等皆死之天祥入于循州先是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恒卒至乃引兵走就鄒淵于永豐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天祥至空院恒又及之張曰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恒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曰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嘗坐肩輿後元人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許鄒淵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嶺南幕僚客將皆被執時嘗至隆興奮罵不屈有擊粟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盜聽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沐頗有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於道○冬十月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陳贊死之自唆都至興化瓚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

時賞景暉
不屈
文天祥將
佐死節

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重創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周靜軒曰書者罪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不仁而得天下

陳贊父子
全節

城拒守城破巷戰力屈被執死得其所尚非忠於王事者能如是哉前

書陳文龍死之此書陳瓚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

劉深以舟師襲淺灣帝

舟遷于秀山陳宜中逃之占城遂不復後死于暹

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颶風作方颶風以其四面俱至帝有疾元劉

深來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舟遷于謝女峽

周靜軒曰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播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

奔于謝女峽矣自是而迂颶風自是而迂崖山宋之天祿永終於是矣

矣宜中身都將相饜回洪恩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

分也今託論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

可以為人臣也哉故直書遷以著其幸免之罪

元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發死之元克重慶府制置副使張珪死之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帝在謝女峽○二月元唆都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天祥以母及弟壁在惠州乃趨之收兵出海豐縣

帝昺名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也在位三年而宋亡矣帝昺封廣

敗陸秀夫抱帝流于崖山之海其忠義之士皆死焉

五月癸未昺帝即位于碭洲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

改元祥興拜碭洲為翔龍縣先是端宗既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

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

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

中興旅田一成遂城寒

乃與眾共立帝時年八歲夫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

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不儼然

儼然正笏如治朝

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

忠臣愛君惟求一个是

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

帝將氏崖山

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崖山新會縣屬廣州初張世傑以碭洲不可居

天險可扼以自固

而崖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

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勢之地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焉遣

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并廣州為翔龍

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者諸郡復制人匠造

舟楫製器械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有大星南流墮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已

周時泰曰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星隕于廣此可見國之興亡匪由于人皆出於天也曰舍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

忠臣愛君惟求一个是

帝將氏崖山

九國新四甫

宗易卷之三十一

三十四

天人可合而不可離

加文天祥少保

曆本在下測驗是先松儀表

之理合天人而言之則興亡之理庶乎可得矣况夫汴宋方興其氣象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培之可乎南渡以後氣象規模蕭索殆盡天不覆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培之道也上帝不降若茲大喪覆之道也其與其亡雖係於天皆由乎人耳若揆厥所原而論其君之賢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此論天人者可合而不可離也欤

加文天祥少保
表自劾敗于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

歷歲久浸以後大欲修正未及而卒元主思其言詔衡及贊善王恂工部郎中郭守敬測驗改正命昭文館大學士張文謙領太史院事董之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乃作簡儀候極儀混天象玲瓏儀仰儀立運儀證理儀景附闕凡日月蝕儀星晷定時儀等器

子俊詭為天祥

天祥彼執不屈

集師會之盜陳懿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皆指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直僞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朝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元世祖至春正月帝在匡山元張弘範襲匡山張世傑力戰禦之二月甲申師大清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又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

世傑義不可移
歷數古忠臣以答

悉焚行朝草帝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礙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匡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能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以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

零丁洋在廣州香山縣東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如景如廣水若孤軍倉皇駐駟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劫者反以降者賊賊斷無可圖之將救亡集散裂裳以戰如乾而飲水無

雷矩淵曰季宋匡門之疾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景如廣水若孤軍倉皇駐駟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劫者反以降者賊賊斷無可圖之將救亡集散裂裳以戰如乾而飲水無

羅一峯曰公死之韓岳諸公樂之元滅於終忠臣義士紛起而以死禦之三公者其大也韓岳自誓齋香祝天者張世傑也抱帝赴海從死于近者丞相秀夫也開督南綱藥房五坡日擊匡山悲歌慷慨從容南向而後死者丞相天祥也三公者其死不同其心一也一者何也義之盡仁之至也

袁了凡曰保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范陽人張彖張世傑聚族堂結隊伍自勸柔婦正柔怒斥之世傑遂歸宋積功至副樞封越國公柔後降元元還其舊職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宮中使三至招之迄不答世遂傳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宮中使三至招之迄不答世遂傳世傑與弘範兄弟實非也篁墩詩云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特尖致矣

天祥忠義
形於詩
風揚砂水不流為楚者樂為漢秋丘家勝負常不一干戈紛紛何時畢必

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疾我生之後遭陽九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厄四陽厄為旱陰為水即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厥角稽首二百州正氣掃地山河羞身為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按左傳桓十二年楚伐諸侯所耻○凡盟割牲以土敦承血諸侯共歃血至盟者執牛耳掘坑埋牲加載書理之言昔盟者如此牛也問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拜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可覩非無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為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相噴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刃交滄溟游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為鵲蚌按戰國策趙伐燕日不雨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鵲兩爭不釋漁者并擒南人志欲扶崑崙崑崙山在陝西肅州南與贛州山連其嶺峻極經夏積雪不消北人氣欲河帶吞漢水以黃河為帶秦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雄誰雌頃刻分流尸浮血洋水渾昨朝南船滿岸崖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軒睡鼗比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醞酒人人喜唯有孤

臣淚兩垂明明不敢向人啼六飛杳靄知何處漢制天子五路駕六馬行疾若飛故曰六飛大水茫茫隔煙霧我期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為何人齊田單攻狄不克魯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勢乎淄又從而為之歌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施噫鳴鶴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

靈弘範復遣人語崖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帥眾曰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世傑斷維以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走出乃先驅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

張世傑死

禮又足以維持君子之志

世傑露香告天
世傑心事如青天白日
程嬰杵臼能存趙世傑不能存趙

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辦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二君立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

史臣斷曰

宋雖越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字分裂猶能六至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哉

張時泰曰

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決其忠無可議矣或曰斷維之語則知其心事如青天白日雖程嬰公孫杵臼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存趙以復仇死無憾張世傑不能存趙以復仇死有餘悲由是知功則天也綱目於世傑雖不書曰死之而大書曰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于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斃而後已嗚呼忠哉

呂氏中曰

宋得天下也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耳蘇洵論勢亦謂慮義而或

宋末亡節一其人以實之何如

三公節象最著

信哉

五瓊曰

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一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成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歟

尺馬宗三十二

三十一

晏廬陵曰：汴京既陷，二帝北狩，徽宗第九子康王即位，南渡都于錢塘。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與恢復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或於汴，終制於秦檜。罷趙鼎、張浚，而罪岳飛，置死地。安忍此道！述周武繼文之志，昭然可見。室秀王之子，太祖七世孫，大舜受堯之道，述周武繼文之志，昭然可見。局覽華夷之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帝遣黎之志，昭然可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義。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宋張呂氏四方師宗，南使至北，必問宋先生安否，儘金世宗賢明，通好易長，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少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光宗幼有令聞，向用儒雅，繼承大統，總攬朝綱，用賢并好，竟刑薄賦，有可觀者。不幸宮闈悍妬，奄寺專權，廢孝道，有虧天位。遂不正矣。寧宗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忠召用黃裳、羅點，再召朱熹侍講政事，備舉中更，任周當權，負定策勳，內蓄奸邪，指正為偽，外桃強邪，流毒淮甸，仇謂之首鉗，梟國體之虧，莫補。彌擅外權，揚后縮內柄，積默不能自強，惜哉。理宗以宗室希堦之子，太祖十世孫，為流遠所立，束手受制，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景隨起。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事靡定，自即位黜王安石、尊周程，表章朱、真、王、愛士風，興崇道學，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尊周程，表章朱、真、王、號曰理宜，度宗即位之日，賈以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誇功，結怨。天綱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拱手權奸，而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少帝際天運，傾頹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辱身，俘虜交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謝翱、躬盡瘁，無計保全，效義撼忠。

南宋總論

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乎不與也。○特德祐二年，少帝至上都，宋亡。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為帝，即位福州，是為端宗。明年帝崩于碙州。陸秀夫、立益王為帝，皆不義矣。史缺則自少帝德祐而止。自高宗建炎至是，凡七帝，一百五十年，是為南宋，而滅于元也。

論高宗

顧迴闕曰：宋在中葉，金寇陸梁，舉族雖有北轅之釁，而數天尚同左袒之心。大元師在外，元祐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康王即位，有不共戴天之讎，不共戴天之仇，從綿力薄材，厥助傳淮南王書，綿未能鳴劍伊吾，漢感武鳴劍抵掌志，以直抵黃龍府，然二帝在虜中，等虜蠻張臭惡，雜聚胡馳伊吾之北，帳萬言書，夸虜蠻，嘆馬角之未生，而魂已消於雪窖矣。北望關庭，無淚可揮。高宗獨不思，夢自水足抱水握火，金梅溪以急救，父母乎替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暮進一說以乞盟，而認認然冀以見哀於犬羊，策之背者也。幸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宗澤全城以俟，車駕宗澤保全京，而黃善汪彥見沮，擊肘莫伸，卒召苗劉之變，苗劉正城俟車駕旋，而黃善汪彥見沮，擊肘莫伸，卒召苗劉之變，苗劉正

區

傳使一婦人抱三歲兒以決事將誰咎焉賴張浚韓世忠諸臣討亂復
位金虜哨騎忽劉漢弼羣盜所在蜂起至四京淪陷於腥膻而帝為
航海之策呂頤浩進又否也而分地與盜以糧食等為京湖淮南以行
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而作廟於臨安金
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豫金立為帝
中原盡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古曰有前死一尺無退生一寸綱
帝實昧之是時諸將方圖協力而秦檜乃為金人奸田程汝文曰檜
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而遽忘此虜竭力主和意不知彼之欲和者畏
我耶愛我耶抑欵我耶自用兵以來主和議者唇腐齒落漢舌救耳聾
不見成功蘇秦書舌救耳而金人惟欲講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
况平江次師金人震怖不敢南渡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蓋可瞭見者
帝自將禦金次于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岳飛世忠克

復之疏皆不見報而其受其詔諭江南之名金以張通古為其忍其哀
冕冊立之禮其行夫秦表稱臣之辱僅得河南陝西地徽宗邢后喪而
為之解兵權岳飛張浚楊沂中殺忠良岳俾忠憤之臣吞鼓解體十年
之力廢于一日惜夫檜方謂天下太平年薛弼言朽柱中有而依憑城
社陵轢縉紳孫奕淵文集依憑城社替作父子孫當國氣融炙手人心
所屬推知賊檜及其死而始貶其姻黨免防其逆謀不已晚乎和議之
說未脫於口而金已分道入寇逆亮師出建康據我北岸欲立馬吳山
第一峰以看花落陽國勢飄搖如鷺巢飛幕綱賴儒生成功於采石文
金亮見弑於虜中而江左無恙不然帝無駐蹕之所矣吁楚民三戶
以亡秦少康一成以興夏高宗有中興之將劉錡戈鋌魏祀請罷講和二
天東都亦漸有進取之勢使其罷講和以攻守代之魏祀請罷講和二
則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史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而何

論孝宗

有於中原，何有於二帝哉。惟其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帝文以昏惑主之。故雖宗澤有東京之捷，霍進有西京之捷，徐徽言有晉寧之捷，趙立有淮陰之捷，岳飛有廣德鄆城宋仙鎮之捷，韓世忠有江中大儀之捷，張榮有興化之捷，吳玠有仙人關和尚原之捷，王德有宿州之捷，亦徒焉而已。居音臣 怯也 怯也 怯也 怯也 怯也

綿國祚於永世耶。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胤，居藩邸時，慨然有興復之志。及即位，倚魏公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擢辛次膺而顯渡江之信，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致邊疆稍張。中外鼓舞，雖符離之潰，而又倚俊為重，立馬殿庭。立木馬於殿庭 斷絃傷目 郎夫立志之堅

宜懾敵人於千萬里之遠，而陸壘永慄。班固賦陸壘水 慄奔走而來 宜懾以稱藩矣

然方欲用俊而湯退史之奸，參之方建，恢復而和議之說，感之。詔議和 豈知今日之事，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

論理宗

號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耳。竟致我師無功，金人入寇蜀口，江渡之民死於干戈，而後求和于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首，送太師以易淮。陝侵地，侂胄之伐金者，乃所以自伐歟。然自侂胄之罪而言，斷棺梟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究已斃之首，何足惜。王姆詩書承丞 南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决 奸究已 自中國之體統而言 則社稷包羞 賦云社稷包 羞 羞朝廷隱憂 亦孔之醜矣 詩云 亦幸蒙古 號造兵於沙漠 金亦志在於求和而罷金歲幣 難故也 兩不稱兵 不然吾慮宋之禍未歇也 韓侂胄雖誅 史彌遠專恣 幸帝荒髮 偷弄威福 至於皇嗣國統 亦敢乘機伺間 以遂廢立之私 帝崩 彌遠矯詔立貴 其他又何可勝言耶 理宗因彌遠得位 不思去君則之蠱媚 以正主德 從天下之公論 以新庶政 而嗜慾既多 匪人雜進 妃侍內嬖 史惡外顯 真德秀非真小人也 用之而不誠 魏了翁非偽君子也 棄之而後已 三凶居路 梁成大等人 四木當

途薛極三大同地陳大六君子遠寧中黃鏞等關馬丁當國將
亡而不顧心如天地日月而為外戚近習閉而食之是十步之外不能
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樂天又何怪乎作事之乖方耶李福李全
逞亂中土幸趙葵諸臣淮安底平全每云我不要淮上州縣渡江淨海徑
斯時也新隣之敵方熾古蒙而金人之運將衰乃聽蒙古歸地之謀來議
伐金許成功之後忽守緒王金唇齒之喻而會兵蔡州卒以亡金一時君
臣之倖功者孰不以為雪恥酬百王也唐太宗詩雪耻酬百王除兇報千古不知以遼而
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不可與同心合謀
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南北之
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檝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
使來不見答而又遣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務遠
圖反起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愚而又愚覆車不戒

論度宗

是以蒙古乘之而川蜀江淮襄漢之間始微寧曰北方未可圖而南
方已先騷動亡國之勢已成於此帝顧以賈似道獨當重任似道陰以
乞和蒙古而反以諸路大捷獻較之南詔喪師而以捷聞者李林尤甚
焉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
民窮無措彼不聞乎歛民財以足國是割股以哺腹腹飽而身斃者也
貞觀政要而獨不悟乎始蔽於史彌遠繼惑於史嵩之終失於賈似道雖能
崇尚周程張朱罷黜安石以成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
理宗文馬而已耳○度宗端拱虛聖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
夕笙歌之樂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曰費而亦以大任委之於師
臣呼似道為師臣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
列闔不知而似道敢托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位以要君酷嗜寶玩以
招賂匿敗諱亡以養寇踞關懸碎笑傲湖山居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

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平章

平章汪立信曰平章平章職果半開堂中可了耶恭宗幼

維元惡愈制惡大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文天祥曰

危月削如火消膏而半辟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此何時也似道自幸

天助出師蕪湖以禦之錯愕悞惶了無一計是何異於鬻精駒音音之襲

狗狐豚之咋音則虎漢文聽聽之襲狗狐欲獲麀鹿而張兔置哉由是江

淮州軍望風唯唯虜兵所指到處平夷元伯顏梅嶺詞詩云馬首經從

不帶江南物只張世傑遣兵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而

伯顏入建康已扼其吭而有之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

城趙氏不絕之祚如一絲之引千鈞謀國者當如烈火之燒心衆鏑之

叢體綱目衆火燒芒刺之負背競競然求為權宜之計而反殺行人於

獨松關以速其怒焉虜兵東入無阻輩厥角稽首文天祥曰厥稽首

議此而浮謗如川劉夢得曰聚蚊成雷聚蚊成雷浚終罷位揚甲之策

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所以不成者蓋緣帝以談兵革為議論其

革為迂也而不可專咎於誤事諸奸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

財賦匱乏劉琪陵寢隔腥膻而妃嬪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斥張說

下李謝周必大等王淮陳賈之言入而道學有禁雖曰朕心一日行天

改臣稱姪減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邊庭不諛烽燧不烟文才斗夜停旌

旗書卷藝文類聚以休有南北亦帝之幸耳然人君起好藩而能盡官庭之

孝悌友愛之情未有着帝者故得廟號孝宗亦南渡之首稱者也○光

宗制於將種之婦李皇而夫不夫變於陳源楊舜卿官之黨而君不君

不朝重華官不視疾不執喪壽皇而子不子賴趙知院趙汝以貴戚之

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大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宗寅紹丕圖而中外

晏然。漢乃首取內侍。陳源等召大儒。增置講讀官。以黃裳傳良天
 下引領望治。惜其處事大疏。不能以厚賞酬韓侂胄。而使得以懷怨行
 奸。劉放以挾怨興謀。而權歸侂胄。由是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
 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鑑計逐汝愚。而一經打盡矣。又從而
 禁偽學。籍偽學。嚴偽學之禁。其視君子若掌上之土瓦。揚誠而進退由
 心。小人之倖進者。皆病風喪心。附韓氏以得美官。有若許及之。之由賣
 屈膝者。有若趙師。之犬吠雞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
 若陳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者。一時寧執侍
 從臺諫。藩閩皆出自門廡。而天子孤立於上。又謂中國有必伸之理。匹
 夫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驟動以
 發戎釁。噫。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耻。擿海不足洗。孰謂金之不當伐
 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辛稼軒云。使此詔見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耻。不形於淳熙宗

河容易。元王召米降。問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文天
日江河破。元王召米降。問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文天
碎水飄絮。不可撐持。○餘火未灰。二王蓋王在福。張宣中等立。蓋王。宗
 雖天祥世傑等。效義據忠。而播越渡溝。寄身海島。朝衣濕淚。誠可痛心。
 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等立之。胡兒歡。宋兒怨。比人樂。南人愁。而
 雌雄分於頃刻。流血浮尸。洋水亦渾。文丞相詩曰。誰能誰難。而趙氏
 一塊肉。莖于魚腹之中。秀夫負帝。三百二十年之命脉。於斯竟斬。悲夫。
 雖然。抗潮三日不至。大風卒覆孤舟。天亦不欲復存趙氏矣。得天下于
 小兒。亦失于小兒。其道固如此也。於元乎何尤。歷觀宋之立國。以至誠
 待夷狄。未為不是。而乃侮於遼。肉於金。亡於元。而受禍為最酷。昔人謂
 其嚴矣。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進不其然哉。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一百五十二年。
 右宋太祖起運隆庚申。至帝昺祥興乙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以後徽欽行
南渡高孝傳光寧
理度恭端終帝昺
右威烈王至帝昺共一百二十七帝王



阿監甫二二二

